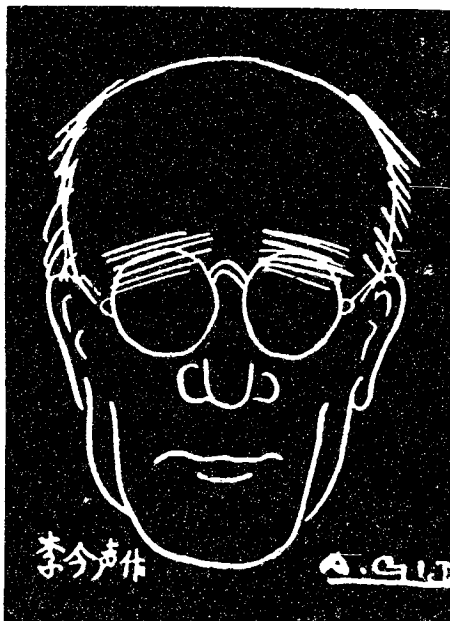


來歸聯蘇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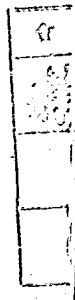
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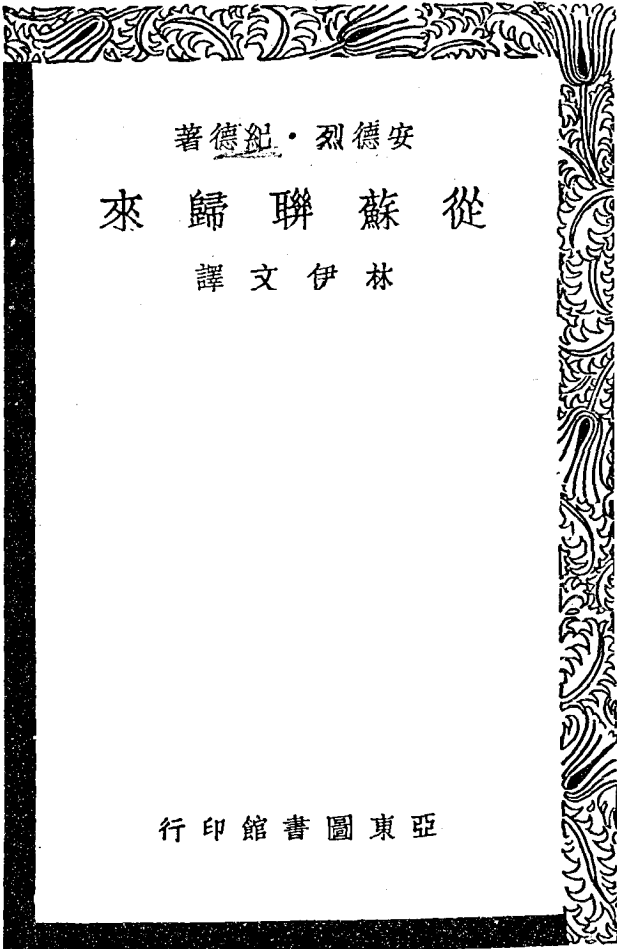
著 德 紀 · 烈 德 安

譯 文 伊 林



行 印 館 書 圖 東 亞





著德紐·烈德安

來歸聯蘇從

譯文伊林

行印館書圖東亞

有 所 權 版

來 歸 聯 蘇 從

角 四 幣 國 價 實

館 書 圖 東 亞 所 行 發
市 中 路 馬 四 海 上

店 書 大 各 省 各 處 售 分

版 出 月 四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我敬獻本書於

歐珍·達比之靈

本書就是我在他身邊，跟着他，所見聞的
所思想的之反映。

荷馬誦詩獻於德美忒女神的，曾說：這位偉大女神到處奔走訪尋他的女兒時候，來到克列烏斯底宮廷裏。那裏，她化作一個保姆，沒有人認識她。王后梅檀奈委託她照顧一個新生的孩子，小德謨風，這孩子就是後來的特里小托廉，農業勞動底倡始者。

每晚上，當一切門戶都關閉，所有的人都睡着時候，德美忒便從那柔軟的搖床上抱起這小德謨風來，把他安放在熱烘烘的火炭床上，表面看來是很殘酷的，其實是由於一種深切的愛，意在使這小孩轉化爲神。我在想像中，看見這偉大的德美忒，如何彎着腰，向

着這神采煥發的嬰孩，把他看作未來的人類。他也經受得起火炭的烘炙，這種煅煉使得他健壯起來。在他身上，有什麼超人的，壯偉的和非常榮耀的東西在醞釀。但願德美忒底大胆的嘗試能實行到底，他的非常的期望能實現出來！可是據傳說，梅檀奈不放心，由於一種母性的溺愛所引誘，有一晚她打破這實驗室的門進去，推開這位女神，排除那在醞釀中的一切超人的東西，并拆毀了火炭的床。如此，為救護孩子，她竟失却了神。

從蘇聯歸來目錄

代序	一
序	一
一	一
二	一九
三	三五
四	五九
五	七一
六	八七

從蘇聯歸來

附錄

高爾基下葬時在莫斯科紅場的演說.....	九一
對莫斯科學生的演說.....	九九
對列寧格拉文學家的演說.....	一〇五
反宗教鬥爭.....	一一一
鄂斯特羅夫斯基.....	一一七
一個集體農場.....	一二一
波爾塞伏.....	一二五
流浪兒.....	一二九

論紀德與「從蘇聯歸來」

— 代序 —

誰假使知道一點安特烈·紀德之生活與思想的演變，那他就不能否認他是思想忠實，生活嚴肅而且是言行一致的人。

他生長於新教徒的家庭，幼年度着嚴格的禁慾生活：睡木板，洗冷水，中夜祈禱，他熱烈地遵守着純潔生活的一切戒條。

隨後他慢慢變了，他痛感到以道德律壓制自然情欲的不合理，於是他就徹底縱慾鄙棄一切道德的規律；可是不能自欺的人，那是決不能長期沉

從蘇聯歸來

一



溺於荒唐的泥坑的；於是這位思想家又苦悶了，幻滅了，甚至至於想到了自殺。

然而紀德畢竟是一個勇於生活的人，他決不能完全消極，苦悶的結果終於使他在人生問題的新見解上，又找到了內心再平衡的支持點，這就是『論理人』與『自然人』的調和。紀德這時，不僅鄙棄了『燈紅酒綠』的夜生活，同時又根本反對任何壓制人性的宗教。

此後紀德愈加注意到社會問題了，那當然是時代使然。因他對窮苦人的同情，痛惡了資本制度，但他同時卻酷愛着個人人格的自由發展！

岡果的旅行，使紀德發見了帝國主義壓迫弱小民族的一切罪惡；回來寫成了『岡果旅行記』，『把法帝國主義的兇相暴露無遺。贏得了法國統

治者的同聲毒罵。

一九三三年法西斯在德國的勝利，以及法國在經濟與政治上所遭遇到
的嚴重危機，又使我們這位天才的作家走向到共產主義；使他成爲熱烈的
蘇聯之友。

由禁慾而縱慾，由縱慾而消極，由消極而再平衡；由單純的人生思考
走向社會的觀察，由現社會的認識而反對資本制度，痛恨帝國主義，最後
擁抱了共產主義，這一過程無論在紀德的生活與思想上，都是有機地發展
着的，而那發展中的每一個轉變，又都經過了痛苦的思索與深刻的探求。

王荷德說，「你的嘴永遠不會說謊，」這真是對紀德之確切的定評。

紀德之擁護蘇聯既不是偶然與投機的行爲，那末他對於蘇聯的觀念與

態度，當然也不能與時流一樣地隨聲附和，簡單做蘇聯統治者的應聲蟲了。

紀德的新著：『從蘇聯歸來』，即表示出這位老作家（現在他已經六十多歲了）對於蘇聯國家與共產主義之熱烈的同情，以及對於蘇聯現當局專橫墮落的忠實批評。

紀德之出版此書，是經過了長期內心的矛盾的；他深知牠將為一切蘇聯的敵人所惡意利用，他又預見到蘇聯當局及其一切擁護者將向他狂吠；可是最後他還是克服了這些顧慮，決定說出自己的真話，因為依他自己的話說來，最重要的還是『人類的將來，與人類的文化問題。』

書終於出版了（雖然法國共產黨首領加興曾特地和他談判了幾次，叫

他不要付印），最難堪的當然是蘇聯的現當局，於是就動員牠那龐大的宣傳機關，集中了火力向這位『昨日之友』進攻，羅曼羅蘭稱他『喪盡了良心』，真理報上罵他是『說謊者』，是『法國的舊作家與俄國輕滑的白黨的雜色混合物』，是『騙子』，以及其他一切難堪的名字。

可是我們祇叫平心靜氣來讀一讀他的小書，再如果願意多費一點時間來研究蘇聯的現狀，那我們不得不承認紀德的『笑與淚』，卻正是他『良心』之所在！

見蘇聯大衆之熱情，親切與活潑而歡笑，同時因官僚們之專橫，腐敗而流淚；這不是真正蘇聯之友所應具有的態度嗎？

真理報痛恨紀德之『不說真話』；但我們在『笑與淚』那篇文章中，卻顯

然地找出了『不說真話』的倒是真理報自己，在那篇文章中有如下的一段：

『紀德在週遊喬治亞後，自動的，出於自己誠意的（他在自己的小冊中也承認）打了一個電報給史太林，電報中充滿着祝賀與讚嘆的口氣。』

但是究竟在小冊子中，紀德是那樣寫的？究竟那所謂『祝賀與讚嘆』是什麼回事？請讀者翻閱本書第四章中關於這一段的描寫吧，此地我們不再多談了。那末爲什麼真理報撒這樣的明謊呢？因爲蘇聯的民衆是決不會讀到紀德的原書的啊！

最後，我還想談一點關於紀德遊歷蘇聯，及其對蘇聯採取批評態度的直接原因。

據普通的傳說，紀德之遊歷蘇聯是爲了送高爾基的葬，其實這是表面

的。最重要的，還在於他受到了老友維多·梭奇的影響。因此，爲了更明白紀德此次「轉向」的理由起見，我覺得必須將維多·梭奇之爲人及其致紀德的公開信同時介紹於中國的讀者。

附：

維多·梭奇給紀德的信。

（維多·梭奇是一位天才的作家與英勇的戰士，是紀德的老友。他參加過西班牙，法國與俄國的革命運動，因反對俄國現當局的政策而被捕流放，去年因法國各作家（紀德在內）的抗議始得被釋出國。他的名作有「第一次俄國革命的一年」，「獄中人」，「文學與革命」等書。這封信是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不

從蘇聯歸來

魯塞爾寫的，正當紀德遊歷蘇聯之前。

親愛的安德列·紀德：

你最近在巴黎召集的國際作家保障文化大會上當了主席。在這會上，關於蘇聯的思想權問題，祇談到了我的事情，而且還彷彿違反了大多數到會人的意志的。在那個時期，我知道你會盡力設法要把我那些文稿從莫斯科的檢查處中救出來。那裏還有我所有個人的信札，我所有的回憶，我所有的筆記，與所有我生平積集起來的珍貴的稿子……你替我幫的忙，以及你對那些保護我而又不願聽我發表意見的朋友，採取了一個公正的態度，我很為感謝。假使我個人的事情你能感到興趣，那末在我致馬格特曼因·巴連的一封信中，你一定能發現一些對於這一問題的教訓，茲將該信附

上，如你還要我做別的事情，很願効勞。

實際上，在目前所進行着的偉劇，很少與你我有關。不過你現在已處身於革命者之列了，安德烈·紀德。請讓一個共產主義者很直率地把我們的最高統治者講給你聽聽吧。我記起了你雜誌上的幾頁，其中你說你在一九三二年接受了共產主義者的原理，因為牠保證了人格的自由發展。（現在我沒有書籍，也沒有空閑的時間去找尋你的原稿，所以只有憑記憶來重述你的思想。）讀着這幾頁的時候，我正在莫斯科，心裏懷着一個極矛盾的感情。開始我很快活，因為看見你走到了社會主義，這主義是在很久以前，即從我熱情的年青時代以來，就已信仰了的。嗣後，我鑒於你所說的話與我所陷入的實際完全相反，又覺痛心。當你雜誌上的幾頁，映入我眼

簾的時候，我週圍的人們正陷於這樣一個情形之中，即他們甚至不敢冒險地去拿一本雜誌來看，因為他們相信，政治警察每夜都有前來搜查的可能……我對你說吧，當我讀你那本雜誌時，所發生的一種感情，正像一個處身於前線戰壕中的兵士，收到了一份從後方寄來的報紙，在上面他發見了一些歌頌那『最後一次爲正義而戰』的詩文。我自己問問自己，難道你對於我們的鬥爭，對於革命之被她內部的反動所損害，能一點都不知道嗎？在那時候，一個工人假使要發表一點意見，不管他的聲音多麼溫和，但也已立刻會被開除出黨，工會與工場，且會被監禁與流放的了。……從那時到現在，已經三年了，這是怎樣的三年呀！這時期中之顯著的特徵，爲基洛夫事件以後的大批屠殺，列甯格居民之成羣地流放，幾千名共產主

護者被囚禁，以及集中營之充塞，這些集中營確乎是世界上最偉大的……

假使我真能了解你，親愛的安德列，紀德！你是常時有睜眼來生活的勇氣的。那末你總不能對於這一個實際情形閉着眼睛的吧。否則你就再沒有向工人說一句話的道德上的權利了，因為對工人們而言，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牠簡直是他們身體與心靈的創造，是他們生活的最高意義。

你要談到思想的情形嗎？那麼一個絕無內容的枯燥教條，硬生生地放到各種思想的領域裏去；而且在一切的書籍與刊物上，都是沒有例外地，在一字一句重覆着或簡單地註釋着獨裁者所說過的話。歷史每年都在澈底地改修着，百科全書在重編，各種叢書在檢閱着，爲的要到處塗去

托洛斯基這一個名字，並且要把列甯同伴們的名字加以刪削或污損；科學完全爲一時的鼓動服務。他們昨日罵國際聯盟爲英，法帝國主義的卑劣工具，今天却發見國聯是和平與人類進步的工具了……講到作家的情形，卽那些以替代其他不會講話的人作喉舌爲職業的人們，他們的情形如何？我已經見到高爾基了，他把回憶列甯的作品中某些列甯所說的話重寫了一次，在最後的一版上，有幾頁上的話，簡直與第一版上所說的話完全相反。……佔統治地位的文學流派，是一種文學上的官派，牠組織得極可讚美，報酬得頗爲豐富，講到別人就不同了……那位在精神上與我們偉大的亞歷山大·布洛克相伯仲的作家，卽現代俄國思想史的著者——依凡諾夫·拉索姆尼克怎樣了呢？當一九三三年我在獄的時候，他也在那裏。人們證

實那位象徵主義的老詩人夫拉地米爾·比也斯脫在流放地中自殺了，難道不是真的嗎？他的罪狀是很大的，即他沉醉於神秘主義。可是這裏還有一些各等各樣的唯物論者呢：那個著述關於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有名作者——黑曼·孫道密爾斯基，在沙皇時代曾被判處死刑的，他是第一次蘇維埃百科全書的發起人，最近被判處十年集中營的徒刑，這又是什麼緣故？不過這兩個都是過去的無政府主義者，那末再請你容忍一下，讓我再把一些共產主義者，十月革命的戰士以及高等的智識分子講幾個給你聽聽吧（我舉出這些名字來是很覺得痛苦的）。阿尼雪夫，他著有內戰史論——是俄文中一部最忠實與最簡潔的一部史論；還有高爾白欠夫，列列維奇，凡爾定這三位文學的批評家與歷史家。這四個人都因為同情於齊諾維埃夫

派的嫌疑，現在集中營中。下列這幾個人是托洛斯基派，他們的待遇更苦——因為他們最堅決，已經監禁和流放了八年了。這幾個人是——列甯格拉農學教授定格爾希端特脫；社會學教授格里高利·耶可文；以及我們年青與偉大的桑亦夫，他在長期絕食之後，於一月間死去了……安德列·紀德，我這裏所提到的祇能限於作家，因為不然的話，整個的篇幅祇能填寫些英雄們的名字了，我那種祇談作家的階層精神，很覺抱愧，請原諒。那位俄國社會主義的先鋒——可以資為模範的巴柴洛夫（俄文資本論的名譯者——譯者），失踪已經五年了，他現在怎樣呢？還有那馬克思、恩格斯學院的創辦人——梁尚諾夫又怎樣呢？他在上烏拉爾斯克的監獄中經過了長期的鬥爭，不知死活如何！歷史家蘇洪諾夫，他給我們寫了一本最可紀

念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的歷史，他現在怎樣了呵！人們強迫他犧牲良心，他因為意志不堅而同意了，但他是付了怎樣的代價啊！

人道方面的情形怎樣？你一定會覺得在這個問題上應該多講一點吧。那樣瘋狂的一種壓迫，無論國內發生了怎樣的危機，都不能為牠來辯護的，祇有最黑暗時代的警察才會發明出這種制度來。最叫人吃驚的是那種肆無忌憚的可怕的警察機關的行動，多少人受了牠的毒害呢？而且在蘇維埃的監獄中，正在養育着各派真正的反革命。他們昨天還是蘇聯的公民，明天可以成爲牠的敵人的。對於這一種制度，人們只能找到一個解釋，即官僚們懼怕着自己政策的後果，所以在那一無權利的羣衆之上，建立起施行絕對統治的法規，統治的官僚們對於自己也失去其管束力了。現在我們

要談到工資問題了，一般地講實際工資跌得極低；至於勞動立法，那也糟糕得很，官僚們可以胡亂地執行！那種國內護照的制度，剝奪了人民遷居的權利；爲反對工人及甚至反對小孩的法律，簡直痛苦得要人的命；連坐的法律極其殘酷，只要一個人犯了罪，全家都要受到無情的打擊；還有一種，凡工人無護照越過蘇聯國境者處死，（對於那不能領取出國護照者，此法亦有效），與他接近的一切親友悉遭流放。

我們正在造成一個反法西斯的陣綫，但在我們的後方有這許多的集中營，這是多麼妨礙了我們前進的道路呢？任務再不是簡單的了，你可以看到，牠再不屬於那些專喜簡單化的人了。無論新的國教主義，或什麼神怪的詛言，都不能阻止腫腸的流膿了。保護革命的陣線，現在再不簡單地在

維斯土爾與滿洲了。在無產階級國家的內部來保護革命，即反對那反動的統治，不使牠逐漸消耗那工人階級勝利品的最大部分，這已成爲極迫切的任務了。只有在這一個意義上說來，蘇聯還寄托着我們現代人之最大希望，即蘇聯的無產階級還沒有說出牠最後的遺言。

親愛的安往列·紀德，也許你能從我這一封痛心的信中得到一點東西吧！我希望你能夠如此，我願你決不要閉着你的眼睛，你應該看到那些新元帥的後面，看過那機巧的宣傳，看過這些行列，遊行的隊伍，以及那些大會，這都是舊世界的老把戲！——你要看到革命的實際情形，牠已經快要沉溺了，牠在向一切的人們呼救！請你同意我吧：人們對於革命的服務，並不在於掩蓋牠的毛病，或蒙住了她的真面目來愚人的呀！

從蘇聯歸來

在你的身上，極適切地代表出這一西方偉大的智識階級，這一智識階級如果對文明有過很大的貢獻，那麼牠對無產階級總還得多多的請求原恕的，因為牠沒有了解一九一四年的大戰，因為牠完全忘記了光榮的俄國革命，更因為牠沒有充分地保障勞動者的自由。現在，這一智識階級終於懷着同情轉向到社會主義的革命來了，蘇聯已成爲此種革命的化身。那末這一智識階級應該憑着他們的良心，在盲目與明視這兩者之中選擇其一。讓我告訴你吧，誰要是想爲工人階級與蘇聯服務，那他就非睜開眼睛不可。讓我以那些人的名義要求你鼓起勇氣，要求你具有那明視真實的勇氣！

你虔誠的朋友維多·綏奇

一九三六年，五月，不魯塞爾。

序

三年以前，我宣布過我對於蘇聯的愛和欽佩。那裏正在進行一種空前的實驗，這實驗使得我們的希望的心脹大起來，我們期待由此造成巨大的進步，造成一種力量足以牽引全人類前進。爲參與這個改革，是值得活下去的，——我想，——而且值得犧牲自己生命去贊助的。在我們的心和我們的精神裏面，我們都堅決嚮往於蘇聯底光榮的未來，亦即是文化底未來；這話，我們三番四覆地說過了。我們願意還能再說這話。

在未到蘇聯去以前，那裏若干新近的決議，似乎表明方向轉變，業已

使得我們疑慮不安。

那時我寫過如下的話（一九三五年十月）：

「正因為人們對於蘇聯的攻擊是愚蠢和下流，所以今天我們才用頑強的力量去擁護蘇聯。等到將來我們停止這個擁護時候，那些狂吠者恰正要開始稱讚蘇聯的；因為將來他們所稱讚的必定是蘇聯底妥協，蘇聯底屈服，以及那些足以使別人說出「你們看哪！」這類話的事情，但是由此蘇聯也就離開了牠當初所追求的目的了。但願我們的目光，始終注定這個目的，即使將來有上述的情形，也能不從蘇聯轉移開去。」（法蘭西新評論，一九三六年三月）

然而未曾更廣泛考察以前，我還是保持信任態度，寧願懷疑我自己的判斷，所以到莫斯科四天以後，於高爾基下葬那天在紅場演說時，我仍舊宣告：「文化底命運，在我們精神中，是與蘇聯本身命運相連繫的。我們擁護蘇聯！」

我時常說過：凡要始終一貫堅持自己的意見，往往會發生不誠實的危險；我認爲當着多數人底信念和自己的信念成了問題時候，尤其需要誠實的。

倘若當初是我弄錯了的，那麼最好的事情便是趕快承認我的錯誤；因爲這裏，我對於那些受這錯誤所牽引的人，是負有責任的。在這事情裏頭，顧不到所謂「自我尊嚴」，而且我本也很少所謂「自我尊嚴」。在我

眼睛看來，這裏頭有些事情比我自己還更重要，甚至比蘇聯還更重要：這就是人類，牠底命運，牠的文化。

然而當初果真是我弄錯的麼？凡是留心這一年多以來蘇聯底發展的人，將會判定究竟是我轉變了，還是蘇聯轉變了。這裏所說的『蘇聯』，我是指治理蘇聯的人而言的。

別的比我更內行的人，將要說：這個方向轉變是否表面上的；而我們所視為一種背離的，是否先前某種設施底必然結果。

蘇聯『正在建設當中』，這話須得不斷地提起來說。由此，到這個在蘇聯底誕生中的巨大國土做一次旅行，才有非常的意義：似乎人們在那裏參與未來時代底分娩一般。

那裏有好的事情也有壞的事情；我應當說：有最好的事情也有最壞的事情。最好的事情時常是依靠巨大的努力然後獲得的。努力，并非無論何時何處都能獲得所願的事物。有時人們可以想：還未得到。有時最壞的事情陪伴最好的事情而來，而且多過一倍，人們幾乎可以說：最壞的事情乃是最好的事情底結果。於是人們從最光明的走到最黑暗的，突如其來地，使人倉皇失措地。時常有這類事情，即是：旅行家根據先定的判斷，或者祇見到這一方面，或者祇見到那一方面。蘇聯底朋友往往拒絕看那壞的方面，至少拒絕承認這一方面；以致關於蘇聯的實話往往被人帶着恨說出來，而謊言則被人帶着愛說出來。

我的精神却是這樣的，即是：對於我所願意永遠稱讚的人，我總更加

嚴厲些。凡一味恭維的人，乃爲不善表示其愛；所以，我認爲說話時，不裝假，不姑息，則貢獻於蘇聯以及牠所代表我們的事業的，還更重大些。以下我的批評，恰正是爲了我對於蘇聯及其奇妙成就之欽佩而發的，也是爲了我們所期待於牠的而發的，尤其是爲了牠允許我們去希望的而發的。

蘇聯過去對於我們的意義究竟是甚麼呢？牠不僅是一個選取的祖國，還是一個嚮導，一個榜樣。我們所夢想的，所敢希望的，我們的意志和力量所傾赴的，在那裏實現出來了。總之，那是一個國土，那裏烏托邦正在轉化爲現實。巨大的成就早已充塞了我們的希冀的心。最困難的事情，好像已經做過了；我們正在歡天喜地用一切受苦的民衆名義，同牠結立一種盟契，一同冒險前進。

我們感覺到息息相關至於何種地步呢，若是傾跌時候？然而這個傾跌觀念已經是不能容許的了。

若是某些默契的諾言，沒有實現，那應當歸罪於誰呢？應該由原初理想負責麼？或者毋寧歸咎於後來的背離自身，後來的失信，從權等等，無論這些有多少理由可以辯護的？

這書裏，我表白我個人底感想，關於蘇聯自己帶着喜悅和應有的驕傲顯示給我們看的事物，以及關於此外的我所能夠看到的事物。蘇聯底成就，大部分都是可以欽佩的。若干國土早已呈現幸福的笑容。我從前在果旅行時候，總要離開總督差派的汽車，而設法去同一件事情和任何人物

發生直接的關係，以增進我的知識；那些讚許我這辦法的人，難道要責備我，說我到蘇聯來不當有這種顧慮，說我不當不讓人家蒙蔽了麼？

我不抹殺這個事實，即是敵黨將從我這書獲得皮面的便宜，在他們看來「愛秩序心，是與暴君底趣味相混同的。」* 倘若我的信念不是始終堅定而未動搖的，我將為此躊躇不願出版甚至寫下我這本書。然而我始終確信：一方面蘇聯終歸要克服我所指出的重大錯誤，他方面，——這是更重要的，——一個國家單獨的錯誤也決不會敗壞一種國際的大同的事業之真理。謊言，以至於知而不言，似乎是便利的，繼續說謊下去也是便利的，

* 見托克維爾——論美洲民主政治導言。

然而如此也就太便利於敵人了；反之，真理無論如何痛苦，牠傷人，祇爲的要醫好他。

序

10

從蘇聯歸來

安得烈·紀德著
林伊文譯

一

同勞動者民衆直接接觸，在作場，在工廠，在休養院，在花園或在「文化公園」，我都感受到深刻的快樂。我覺得在這些新同志中間一種友愛迅速建立起來，我的心花怒放了。所以我在那裏所照的相，現出更多的微笑，以至更多的笑，這是在法國所不常見的。而且在那裏，有好多次由於過分的快樂，我的眼睛充滿了眼淚，愛和柔情底眼淚；譬如在索起附

從蘇聯歸來

一

近，頓巴斯礦工底休養院……。不，不，那裏並沒有甚麼先期準備，甚麼矯飾；我是有天晚上突然到那兒的，未曾預先通知他們；但立刻就同他們親密起來了。

還有那次出其不意的探訪波爾宗附近兒童營地的事情；這營地很樸素的，幾乎是簡陋的，然而小孩子表現何等的幸福，健康，好像要把他們的快樂奉獻給我一般。說甚麼才好呢？語言是沒有能力來表現如此深刻又如此簡單的一種情緒的……。但爲甚麼說到他們，而不說到其他的人呢？喬其亞詩人們，太學生們，尤其做工的人，我對於他們當中好多人發生了熱烈的感情，我不斷地惋惜我不懂得他們的話。但在微笑中，顧盼中，已經表示了多情的雄辯了，我懷疑，即使用語言說出來，是否能增加更多的感

情。應當說，那裏，我到處都被人看作一個朋友；一切人的眼光而且還表示別的東西，還表示一種感激。我願意再領受這個感激；這點也就推動我起來說話。

人們最情願引你去看的，都是最好的成績；這是沒有甚麼可說的而且十分自然的事；但我們也有好多次突如其來地進入鄉村學校，幼稚園，俱樂部，那裏人們并未曾想到引我們去看，然而那裏與其他地方並沒有甚麼多的不同。我所最欽佩的恰是這些地方，因為那裏并沒有一點準備給人參觀的。

我所看到的一切兒童團營地，小孩子都是漂亮的，營養很好（每天五餐），照料很好，可說是受優待的；他們都是快樂的。他們的眼色是明亮的，信任的；他們的笑沒有狡獪，沒有惡意；外國人，給他們看來也許有點可笑的，但我從未曾在他們中間任何一個人發現一點諷刺底痕跡。

比他們年紀大些的，那些青年身上，我們也常常見到這種歡喜幸福的同樣表情；他們也是漂亮的，健壯的。他們傍晚，工作做完以後，就聚集在「文化公園」，而這「文化公園」都是不能否認的成功；尤其是莫斯科底「文化公園」。

我時常到那裏去。這是一個娛樂的地方，有巴黎「月園」(Luna Park)那麼寬大。人們一進園門，彷彿到另一個世界。在這羣青年人，成年人和

婦女中間，到處都是認真的，端謹的；沒有一點愚蠢的和庸俗的行爲痕跡，沒有狎昵，沒有放浪，甚至沒有戲謔。人們到處感到一種歡樂的熱情。這裏，遊戲組織起來；那裏人們跳舞；普通，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指揮着，監督着，一切都按照完全的秩序進行。寬闊的圓圈形成起來，無論何人都可以參加進去；但旁觀者總比跳舞人多得多。此外還有民間的跳舞和歌唱，大部分都祇有一個簡單的手風琴伴奏着。這裏，在這柵欄圍繞着的，然而可以自由進入的地段，一些人在練習種種武術；一個訓練員傳授人，指點人跳繩索的技術；稍遠一點有器械體操底種種設備；人們耐心等待輪流到自己的時候；人們在鍛鍊身體。另外一個寬大地方劃出來，作爲隊球底地盤；遊戲者底健壯，溫雅和漂亮，是我百觀不厭的。再遠一點是

靜的遊戲：戰棋，象棋，以及好多比賽靈巧和耐性的小遊戲，都是做得非常之巧妙的，其中某些我還不認識；那些比賽體力，敏捷和靈活的多種遊戲也是我在別處未曾見過的，我不能去描寫牠們，但其中有些一定可以在法國大受歡迎的。這些足夠使你好幾個鐘頭應接不暇。有一部分給大人的，有一部分給小孩的，又有一部分地盤給最小孩子的；那裏，他們找到小房屋，小火車，小船，小汽車，以及好多同他們身段相配稱的小東西。在一條寬闊道路上，接着靜的遊戲之後（愛玩這種遊戲的人多得很，有時需等待很長久，才有一個空得棹子輪到你坐下去），又有些木牌，上面貼些謎語之類。我再說一遍：所有這些都沒有一點俗氣；這個廣大的人羣，都是端謹，正直，尊嚴和守禮；可是沒有受一點拘束，一切都是自自然然

的。這個人羣，除了小孩子以外，幾乎都是工人組成的，他們來這裏鍛鍊身體，休息，娛樂或學習（因爲這裏也有教筆，講演廳，電影，圖書館等等）。莫斯科河上還有游冰場。這裏，那裏，在這廣大公園之內，又有一個臨時教授站在小木臺上講學；那是常識，歷史或地理底功課，并有種種圖表以爲講學之助；那又是應用醫學，生理學，連着人體解剖模型底畫板等。人們一本正經地聽着。我說過了，我從未發現一點諷刺底痕跡。*

可是這裏還更好些；一個露天小劇場；大約有五百個觀衆在臺下擁擠

*「那麼，你以爲這是好的現象麼？」我的朋友X喊道，當我向他說這意見時候，諷刺，

反語，批評，是有相互關係的。小孩不會諷刺，大了就是易信和馴順的，那時，你，諷刺家，又要批評甚麼「附和主義」了。我是喜歡法國西式嘲諷的，即使是拿我做嘲諷對象。」

從蘇聯歸來

着（沒有一個空位），在宗教般靜穆當中，聽着一個演員吟誦普希金（歐根奧涅庚裏面的一首歌）。在公園底一角，近進門之處，是降落傘區域。這是那裏十分流行的一種運動。每隔兩分鐘，三張降落傘，就有一張從四十米突塔上高處脫落下來，將一個初試的人頗爲殘暴地拋落在地面。這樣，誰肯去冒險呢？可是人家趨之若狂；人家等待自己的輪次；人家排了長隊等待。我還不曾說起草地上的大劇場哩，那裏有幾次演戲，觀者將近兩萬人。

莫斯科文化公園是最廣大的，其中各種遊戲也設備得最好；列寧格勒文化公園則是最美麗的。但現在，蘇聯每個城市都設有文化公園，以外還有兒童花園。

自然，我也參觀過好多工廠。我知道，而且反覆地說：工廠底進行順利，是依賴於一般生活底舒適和快樂。但這方面事情，我的說話并不在行。其他的人擔負說這一方面的事情，而我是同意於他們的讚美的。惟有心理學問題才是我分內之事；這裏，我所注意的就是這類問題，特別是并幾乎唯一是這類問題。倘若我從側面牽涉到社會問題，那我仍是立足在心理學觀點上去看的。

年華愈大，我對於自然風景愈少興趣，少得很多，無論這風景是如何美麗；但對於人類的興趣，則是與年俱增了。在蘇聯，人民是可欽佩的：喬其亞，卡黑底，亞卜哈西，烏克蘭底人民（我祇說到我所見過的），在

我看來，尤其是列寧格拉和克里米底人民。

我參加過在莫斯科底青年節，在紅場上面。克臨林宮對面房屋，懸掛彩布和綠葉，掩蓋了牠們底醜陋。一切都是壯麗的，甚至（這裏我趕緊添加一句說，因為我不能時時刻刻說）都是十分美妙的。可讚美的青年人從四面八方來這裏給人檢閱。行列經過足有好幾個鐘頭之久。我想像不到有如此華美的景致。顯然，這些完美無疵的人物，都是訓練好的，準備好的，從一切人中選擇出來的；但能夠產生這些人物的國家和政制，怎能不受人讚歎呢？

那時以前幾天，當高爾基下葬時候，我也見過紅場。我看見這同一的民衆；同一的民衆，然而完全不同的，在我想像中寧是與帝制時代俄羅斯

民衆相似的，他們排成長隊，長久地，無窮無盡地在那「大柱廳」裏面爾基靈柩面前經過。這次可不是這些蘇維埃民衆中最美的最強的和最快樂的代表人了，而是要來就來的悲傷的人，其中有婦女，尤其小孩，有時還有老人，幾乎都是穿得不好的，有時而且好像很貧苦的。一條靜穆的，憂愁的，沉默的長行列，好像從過去時代來的；他們秩序井然地好久才過盡，比那榮光煥發的行列一定長久得多。我自己留在那裏很久，觀察他們。高爾基是這些人底甚麼人呢？我不大清楚：一個導師？一個同志？一個兄弟？……無論如何總是一個死者。一切人，甚至最年幼小孩底面孔上，都可以看出一種淒慘的表情；但也有，而且尤其有一種向外放射的同情力量。這裏說不上甚麼肉體的美了，但我看見面前經過的極大數量的

可憐人，拿着比美更可欽佩的一種甚麼東西獻給我的眼光；他們當中有多少的人，我願意抱來緊壓在我的心胸啊！

無論在何處，都沒有像在蘇聯，那般輕易，直接，深切和熱烈，去同一切的人和任何的人相接觸。強烈的同情線索，立刻，——有時看一眼就夠，——就糾纏起來。是的，我不能設想，蘇聯以外其他地方，人們能夠那般深切那般強烈覺到人類底感情。雖然語言不通，我在別處還未曾感覺到這有這麼繁多的同志和兄弟的；爲了這，我寧願拿世界上最美麗的自然風景去交換。

自然風景，我以後還是要談的；但我要先敘述我同一隊青年團員初次交接底經過。

這是在那送我們從莫斯科到鄂終涅啓宰（從前叫做物拉底高加索）去的火車上。旅程是遠的。彌雪兒、柯爾佐夫以蘇聯作家協會名義給我們交涉到一個很舒適的專用車箱，我們出於意外地得到這樣安逸的位置，我們六個人：耶夫·拉斯特，季友，赫巴，雪夫靈，達比和我；還有我們的翻譯兼遊侶，忠實的女同志波拉。除了我們的設有睡床的房間以外，我們還佔有一個大廳，我們就在那裏吃飯。沒有比這還好的了。但有一點使我們不高興的，便是不能夠同火車上其他的人相往來。起初幾次停車時，我們都走下月臺來，結果發現有一隊特別可愛的遊侶正占據隔壁車箱。這是一隊青年團員，放了暑假，到高加索旅行去，希望攀登卡斯貝克高山。我們

交涉結果，終於打開隔離的門，立刻就同這些可愛的鄰居攀上交情了。我從巴黎帶了好多靈巧的小玩具來，與蘇聯所有的完全不同。這些玩藝兒可以給我機會，去同語言不通的人交接。這些小玩具從這個人手裏傳到那個人手裏。青年男子和青年女子玩弄着，沒有解決玩時發現一切難題，他們是不肯罷休的。「一個青年團員從不自認失敗，」他們笑着對我說。他們的車箱是很狹小的；這天天氣特別地熱；這些人同那些人擁擠在一起，人們窒息着；這是很好玩的。

我應當補充說：對於他們當中好多人，我並不是一個陌生人物。有些人讀過了我的著作（大多數是剛果旅行記），而且由於高爾基下葬那日我在紅場演說，一切報紙都登載過我的肖像，他們立刻就認識我了，并非常

敏感受我對他們的注意；但沒有比我更敏感受他們的同情表示的。不久就舉行一場大辯論。耶夫·拉斯特很懂得俄國話，而且能說，他給我們解釋說：我拿出來的那些小玩藝兒，他們覺得極好玩，但是他們自問：安得烈·紀德自己愛玩這玩藝兒，這事是適宜的麼？耶夫·拉斯特解釋說：這類小遊戲可以休養他的腦力。因為一個真實的青年團員，念念不忘服務，總是拿事物底用處去判斷一切事物的。哦，無需說甚麼大道理，這場時時給笑聲打斷的辯論，本身就是一種遊戲。但他們的車箱內缺少一點可呼吸的空氣，我們於是邀請其中十幾個人到我們的車箱裏來，這天晚會就在這裏延長下去，人們歌唱民間曲子，甚至跳舞，在大廳所能容許的範圍之內。這個晚會，對於我的遊伴和我，都是這次旅行最好的紀念之一。我

們懷疑：在其他國家是否能這樣突兀和自然的友誼；在其他國家青年人是否這樣可愛的。*

*

我說過，我對於自然風景很少興趣……。然而我還願意說一說高加索底可讚歎的森林，卡黑底入境處底，巴敦附近底，尤其波宗上面巴枯良尼底森林；我沒有見過，我也想像不出有比這更美麗的：任何初生的樹都現

*在蘇聯，青年期延長非常久，這一點，我也很喜歡。這點，我們是不大習慣的，尤其在

法國（但我相信，一切拉丁國家都是如此）。青年時代是富於期望的；在我們國內，一個青

年人很快就使人不致對他期望甚麼。過了十四歲後，甚麼都固定了，對於人生的驚訝再不現

在他的臉上，也看不見一點天真。小孩子不久就成了青年人。遊戲的事情也就丟開了。

出大樹底胚胎；神秘的小徑穿過森林，那裏白天沒有過完就到黑夜了，人們想像得到那個小『大拇指』也要在那裏迷困的。我們穿過了這個奇妙的森林，走到一個山湖去，人們恭維我們，說這裏以前沒有一個外國人到過。沒有這點，已足夠使我讚美這個山湖了。湖濱沒有樹林地方有一個奇異的小鄉村（塔巴茨枯里），一年當中有九個月埋在雪下；我是很高興來描寫牠的……。多麼可惜我不是純爲遊玩風景到這裏來！或者當作一個博物學家來此探險，那時發現這裏有好多新的植物，發現這高原上面也有我的花園內的『高加索輪鋒菊』，將多麼快活！……但這不是我到蘇聯來所要尋找的。我所開心的，是人，是衆人，是人所能做的和人所已做的事。吸引我的，使我迷困的那個非常繁密的森林，乃是社會問題森林。在

從蘇聯歸來

從蘇聯歸來

蘇聯，這些問題煽惑你，迫逼你，從各方面擠壓你。

在列寧格拉，我很少看見新建的市區。我所讚美的列寧格拉就是聖彼得堡。我沒有見過比這還更美麗的城市，比這還更和諧的石與金*與水的結合。這城市可說是普希金或波德萊所夢想的。有時，牠也令人想起雪里古底圖畫。城中大建築物都是十分配稱的，好像莫查爾一首交響樂中的那些『樂想』一般。『那裏一切都有秩序和美』。精神在其中舒適而快樂地飄蕩着。

*銅圓蓋和金尖頂

從蘇聯歸來

我並不打算說起那個奇妙的「隱修院博物館」；所有我能說的話，我都覺得不夠用的。然而我要順便讚美那種智慧的熱情，牠盡可能地在一幅圖畫周圍搜集同一畫師底其他作品，足以增長我們智識的：研究，略圖，底稿，以及其他足以解釋一幅傑作漸次形成過程的東西。

從列寧格拉回來以後，莫斯科底建築愈加相形見拙了，而且使人精神覺得受擠壓和不愉快。莫斯科底房屋，除了極少數例外，都是醜陋的（不僅最新建築如此），而且相互間沒有配稱。我知道莫斯科正在變化中，這一個月就與那個月不同；這是一個在形成中的城市；一切都表明這點，人們到處可以感覺到。但我害怕起手就沒有弄好。人們鑿石，掘土，拆牆，毀屋，重新建築，而這些又都像是漫無計劃的。可是，雖然醜陋，莫斯科仍

是一切城市當中最吸引人的城市；牠強有力地生活着。丟開房屋不說罷；這裏使我關心的乃是羣衆。

在夏天幾個月中，所有的人差不多都穿白衣服。每一個人同所有的人相彷彿。除開莫斯科街道以外，別處沒有這樣感覺到社會平等底結果：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其中每個成員好像都有同樣的需要。我誇張了一點；但也誇張不多。一種非常的一致性支配了人們的服裝；無疑地各人精神上也是這樣，可惜眼看不見。正爲如此，每個人纔覺得快樂并表現快樂。（人們缺乏一切的東西太久了，所以有了一點東西也覺得滿足。當鄰居沒有更多的東西時，自己所有，自己就滿意了。）必須細密考察，才能發現差異。第一眼看去，這裏，個人是混和在羣衆裏面的，沒有甚麼特異之

處，以至於談到人事時候，似乎不需說『衆人』，而說一個『人』就夠了。現在我就沉沒在這人羣當中；我洗了一個『人類浴』。

這些人在這大商店門前做甚麼呢？他們排隊；這隊直長到鄰近街道去。他們在那裏大約有二百人至三百人，很安靜地，很耐煩地等待着。時辰還早；大商店還未曾開門。三刻鐘之後，我又在這條街經過；同一的民衆仍在那兒。我很驚異：能先進去的人有何用處呢？他們能得甚麼利益呢？『甚麼？你問他們能得甚麼利益麼？……惟有先進去的人才買得到東西哩！』

於是，人們給我解釋，說報紙宣布到了一大批的甚麼東西（我記得是

椅墊)。也許有四五百件或五百件，可是要買的人將有八百，一千，甚至一千五百。不到晚上，這貨物就要一件不剩了。需要是那麼大，顧客是那麼多，以致以後好久仍將是求過於供，而且超過很多。人們仍沒有滿足需求。

幾個鐘頭之後，我走進那個大商店。規模很大。裏面擁擠不堪。但賣貨的人并不慌亂，因為包圍他們的那些顧客，一點兒焦燥表示都沒有；每個人都靜待自己的輪次，坐着或站着，有時手裏抱一個小孩子，沒有掛號，然而秩序一點也不混亂。若是必要時候，人們將在那裏度過一個早晨，一個整日，那裏的空氣，從外面進來的人，起初覺得是不可呼吸的，後來也就習慣了，像習慣於一切事物一般。我本來想說：人們聽天由命

了。但俄國人比聽天由命還要好些：他們似乎在等待中感到快樂，而且有一種快樂使得你去等待。

分開羣衆或者爲羣衆所湧動，我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看遍了這大商店。裏面的商品幾乎都是使人望之却步的。人們甚至可以相信，爲限制需求之故，種種衣料物品，故意做得盡可能地粗拙，使得人們萬不得已時才去購買。我本來想買幾件東西，帶回來給朋友做紀念；可是一切都是醜陋的。然而，人家對我說：這幾個月以來，已經大大努力去提高品質了；如果細心尋找一下，如果肯費必需的時間，就可以在這裏或那裏發現若干新近產品，也是很可愛的，很可保證未來進步的。但要提高品質，首先須有充足的數量，好久以來數量都是不夠的，現在終於夠了，但也是剛夠。此外，

蘇聯人民，對於提供的一切新貨品，似乎沒有一樣不喜歡，對於我們西方人認為醜陋的東西也是如此。我希望，增加生產之後，不久就可以使人有所選擇，使得最優良的品質生存而逐漸淘汰劣等的貨色。

這個提高品質的努力，尤其注意食糧方面。這一方面還是有很多事情急待做的。但當我們指責某種食糧底低劣品質時候，耶夫·拉斯特反而欽佩最近奇異的進步，他到蘇聯旅行這回是第四次了，上一次還在兩年前。尤其蔬菜和水果，除了極少數以外，不是低劣的便是平凡的。這裏，同其他國家一樣，美味的食物讓位於平凡的食物，即讓位於出產最多的食物。西瓜（Melon）多得不可思議，但沒有味道。波斯人有一句粗鄙的諺語，我祇聽人用英語引用過，現在我也祇願用英文引用他，即說：‘‘WAI，-o-AI，’’

men for duty, boys for pleasure, melon for delight”。這諺語用在這裏就不正確了。葡萄酒時常都是好的（我尤其常常紀念卡黑底、泰南達里地方美的土產酒；啤酒也過得去）。有些鱈魚（在列寧格拉），可惜不能運輸到別地方去。

人們既然還缺少必需的東西，自然不能關心到奢侈的用品。如果，在蘇聯，人們沒有生產或沒有更早生產那足供饕餮大嚼的東西，這是因為普通的胃口還有許多未會吃飽。

趣味底優美化，須在能夠比較的時候。現在還沒有甚麼可選擇的，還沒有甚麼「某人穿得更好」一類的話。人們給你甚麼，你祇好拿甚麼；祇

有拿或不拿的問題。自從國家成了製造家，顧客兼賣主時候起，品質底提高就與文化底進步成正比例了。

於是我想到了（雖然我反對資本主義）法國底那些人，他們，從大工業家直到小商人，都在深思熟慮：發明甚麼東西去迎合顧客趣味才好？他們當中每一個人都用何等巧妙的計謀去改善貨物品質以圖制服競爭者，所有這些，國家是不管的，因為國家沒有競爭者。品質麼？——「有甚麼用處，既然沒有了競爭？」人們對我們說。人們便拿這話過於輕易地解釋了蘇聯一切物品底低劣品質和顧客底缺乏趣味。顧客縱有「趣味」，也是不能滿足的。不，這不是競爭的問題，而是將要到來的要求的問題；文化將漸漸發展這個要求，這裏的進步正是依賴文化的。在法國，一切無疑都要

走得快些，因為要求早已存在了。

然而還有這一點：每個蘇維埃國家都有各自的民間藝術；現在怎樣了呢？有好久時間，一種平等傾向不理會這個藝術。但這類鄉土藝術又走運了，現在人們保護牠們，復興牠們，人們似乎明白了牠們的不可替代的價值。一個聰明的領導機關，不可以，譬如，重用舊時印布花紋，交付顧客使用或至少任其選擇麼？再沒有比目前出產品更帶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俗氣了。莫斯科大商店門面陳列的貨品使人噁心；至於舊時印成的布料，則是很美麗的。這是民間藝術，但這又是手工製品。

我再說到莫斯科民衆。使人驚心的，便是他們的非常的鬆懈。若說他

們懶惰，那無疑是過火了的……。但『斯塔漢諾夫運動』這個新奇的發明，正爲打破他們的鬆懈而發的（舊時人們使用鞭子）。一個國家，所有工人都在做工，本無所用其斯塔漢諾夫運動。但在蘇聯，自從民衆得到自由以後，大部分人都鬆懈下來了。雖然如此，却有這樣的成就，也就令人驚歎。治理的人費了多少努力，是沒有人說得出來的。爲明瞭這個努力之偉大，應當先能估計俄國民衆自然的『出息』之微少。

在我們參觀過的進行得極好的一個工廠中（我是外行的；我憑信任心稱讚那些機器；但我極懇摯地讚歎其中的膳室，俱樂部，工人宿舍，以及爲工人幸福，教育，娛樂等設備的一切東西），人家介紹一個斯塔漢諾夫運動者給我，以前我曾見過他的大肖像張貼在牆壁上面。人家對我說：他

五個鐘頭之內做了八天工作（也許是八個鐘頭之內做了五天工作，我記不清楚了）。我冒昧問他們說：這話不含有當初他用八天來做五個鐘頭工作的意思麼？但我這話問得太不好，他們寧願不回答我。

我聽人說過，有一隊法國礦工來蘇聯旅行，在參觀某礦山時候，爲表示友誼，請求替蘇聯礦工代做一班工作，并無需怎樣奮勇，他們所做的已經是斯塔漢諾夫運動底成績了。

人們可以自問：蘇雜埃制度再加上法國工人底體質，熱心，意識和教育，將做出何種的成績。

在這令人悲觀的現象之下，除了斯塔漢諾夫運動者以外，再添加一代熱心工作的青年人，以爲快樂的酵素，使得整個麵團都發酵起來，那當然

是很對的。

羣衆這個情性，我認爲過去是而且現在還是史太林所解決的最緊要最重大的問題之一。突擊隊運動是由此發生的，斯塔漢諾夫運動也是由此發生的。差異工資制之復活，也在這裏得到說明。

我們參觀過蘇虎姆附近一個模範的集體農場。這農場已有六年歷史了，初時經過艱苦的掙扎，今天已是最繁榮的集體農場之一了。人們叫牠做「百萬翁」。一切都是順利的。這農場佔地很廣。氣候水土幫助牠，栽種的東西茂盛得很。每幢住宅都是木料築成，建立在木基架上，牆地頗

高，樣子很別致，好看；周圍各有一個頗大的園圃，種滿了果樹，蔬菜，花。這個農場去年獲到驚人的贏利，因此儲備了大注公積金，並提高工資至每日十六盧布五十哥比。這個數目是怎樣規定的呢？恰是把集體農場看作一個資本主義的農業公司，依照這樣公司分配紅利給股東方法來計算的。因為這是一個成績：在蘇聯已經沒有為若干個人而剝削大多數人的事情了。這是偉大的。那裏沒有甚麼股東，分配贏利的是工人自己（自然指集體農場工人說的），也無需向國家繳納甚麼。* 這將是盡善盡美的，倘若沒有其他窮苦的集體農場。因為我懂得每個集體農場都是自主的，這裏談不到互助問題。我誤會了麼？我希望我是誤會了的。* *

我參觀過這個很繁榮的集體農場底好多幢住宅。* * *我要說出

每幢住宅給我的使人不快的奇怪印象：一種完全消滅個性的印象。每幢住宅都有同樣的醜陋傢具，同樣的史太林肖像，此外絕沒有甚麼東西；沒有

* 至少人們三番四次這樣對我說。但我以為所有這些「材料」，未經查考的，都是可疑的，同在殖民地得到的一般。我可以相信，這個集體農場享有特權，比其他集體農場免納百分之七出產稅；還不說三十五至三十九歲布的丁稅。

* 我把若干更詳細的材料放在附錄裏面。我還可以引用其他的材料。但這些統計數字不是我的事情，純粹經濟問題出於我本行之外。此外，這些材料即使恰是別人供給我的，我也不能保證其真確。殖民地習慣，使得我對於「材料」不敢信任。最後，尤其因為這問題，專門家們討論得很夠了，我不再涉到這個問題了。

* * * 在許多其他的集體農場更說不到私人住所問題；人們住宿在大寢室裏。

從蘇聯歸來

一件個人物品，沒有一點個人紀念。各個住宅都可以互相交換的；那些集體農場人員本身似乎就是可以互相交換的，他們由這家搬到那家，甚至自己都不覺得*。如此當然容易獲得幸福的！所以人們告訴我，集體農場人員都喜歡共同生活。他們的房間祇是睡覺用的窩巢；他們的生活樂趣都是在俱樂部，文化公園，以及一切集會地方過的。人們還能期望甚麼更好的呢？全體底幸福祇有解消各人個性才能得到。全體底幸福祇有犧牲個人才能得到。爲要獲得幸福，那麼隨聲附和罷！

* 這個消滅個性的現象，使我設想，那些在大寢室睡眠的人，是比那些能夠個性化的人，更少感受互相混雜和缺乏靜默機會之痛苦的。在蘇聯似乎一切都有這個傾向。但這個消滅個性的現象可以看做一種進步麼？在我，我是不敢相信的。

在蘇聯，預先規定，對於無論甚麼事情，都不許有一種以上的意見。而且那裏的人，精神也被訓練成這個樣子，使得這個附和主義對於他們竟成爲容易的，自然的，不覺得的，以至於我不敢設想這裏面含有虛偽的成分。這些人果真是實行過革命的人麼？不是的，這些是享用革命利益的人。每天早晨，真理報教他們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這個以外，是不好的！以致人們每次同一個俄國人談話，恰像同所有俄國人談話一般。并非每個人都嚴謹遵從一個口號，而是一切都安排得使

他不能離衆獨異。你試想想：這種精神訓練是從最柔嫩的幼年時代就開始的！……由此可以說明那些非常的順受；有時你，外國人，會覺得這種順受是很可驚奇的；由此又可以說明某些幸福可能性；這使得你更加覺得奇異。

你替那些排隊等待幾個鐘頭的人訴苦麼？但他們以爲這樣等待是十分自然的。麵包，蔬菜，水果，你認爲不好麼？但除此以外沒有別的。人家拿給你看的這些布料，這些物件，你認爲醜陋麼？但這裏沒有甚麼選擇。除了去同那不大令人留戀的一個過去時代相比較以外，一切比較之點都被除去了，如此你祇好滿足人家拿給你的東西了。這裏，緊要的乃在說服人，說：人們是再幸福沒有了；說：其他地方都沒有這裏幸福。要做到這

個地步，惟有細心隔絕同外界一切交通這個方法（我所指的外界，乃是國境以外）。感謝這個方法，所以在相等的甚至顯然低下的生活條件之下，俄國工人也自以為是比法國工人更加幸福的，更加幸福得多的。俄國工人底幸福是由希望，信任和無知構成的。

*

我非常難於將這些感想整理成個系統，因為問題在這裏是交互錯綜糾纏不清。我不是一個專門家，經濟問題是在心理反映之下才引起我的興趣的。在心理學觀點上，我却能很清楚解釋為甚麼要做成這樣一個嚴謹封固的瓷瓶，為甚麼要把邊境佈置得密不通風：在新制度尙未成立而事情往後不會進行得更好時候，護持着這樣一種幸福，對於蘇聯居民底幸福乃是有

從蘇聯歸來

三七

重大關係的。

我們讚許蘇聯有一種非常的衝動，向着教育，文化。但這個教育祇敬那些足使人底精神慶賀現狀并稱頌『福哉，蘇聯，唯一有希望的！』的東西。這文化都朝着一個方向，牠沒有一點無所爲而爲的東西，牠積蓄着；不管馬克思主義如何，這文化却差不多完全缺乏批評精神。我知道，那裏人們替那個所謂『自我批評』大吹大擂。我在遠地很欽佩，我想這批評若是認真而誠懇做去，一定要造成新奇效果。但我很快就不得明白：這批評除了一些告發和諫勸（會食堂裏湯煮得不好或俱樂部講演廳內地掃不乾淨等等）以外，祇在考究：這個或那個是合乎『路線』，還是不合乎『路線』？人們所討論的并不是路線本身。人們所討論者，乃是要知道這件工

作，這個行爲，這種理論，是否符合於這個神聖路線。想將這批評推遠一點的人，有禍了！在範圍之內由你怎樣批評都行，在範圍之外則不允許的。歷史上本有這類先例。

再沒有別的東西比這個精神狀態更有害於文化。後面我將解釋這點。蘇維埃公民對於外國事物異常無知* 不僅如此，人們還說服他們說：其他一切國家都遠不如蘇聯的。這個幻想是有意培養着的；因爲如此，每個人；即使不甚滿足的，也要歌頌這不使他陷於更惡劣地位的現行制度。

由此產生出一種自大心理。我舉數例如下：

*或至少祇知道那他們認爲足以鼓勵他們的事情。

從蘇聯歸來

每個大學生規定學一種外國文。法文是完全被拋棄的。他們認為值得學的，是英文，尤其德文。我很驚奇，他們說得那麼不好；法國一個中學二年級生外國文比他們還要好些。

我們問過的人中，有一個給我們這樣解釋（用俄國話說，耶夫·拉斯特給我們翻譯）：

『幾年以前，德國和美國還有幾點可以給我們學習，但現在我們無需向外國人學習甚麼了。那麼，說外國話有甚麼好處呢？』*

看見我們沒有隱蔽下來的驚訝之後，這學生確又添加幾句話說：『我懂得，現在我們都懂得：上面的話是一種不合理的推論。外國語文雖然再不能給我們學習到甚麼，卻還可以當作教育工具的。』

而且即使他留心外國發生的事情，他們首先留心的却是：外國人對他們作何感想。他們的關心的，乃在知道我們是否充分稱讚他們。他們所害怕的，乃是我們不十分知道他們的功績。他們所期望於我們的，并不在於指教他們，而在於恭維他們。

這個兒童花園中的可愛的小女孩（這花園本是值得稱讚的，同其他供給青年的設備一樣），包圍着我們，拿些問題窘迫我。她們所要知道的，并不在法國有兒童花園與否，而是我們在法國是否知道蘇聯有這樣美好的兒童花園。

人們給你提出的問題往往使人驚愕，使得我遲疑不敢在這裏寫出來。人家將以為是我杜撰的。當我說巴黎也有地道電車時候，人們帶着懷疑神

氣微笑起來。難道我們祇有電車，祇有公共汽車麼？……有個人問（這不是一個小孩，而是一個受教育的工人了）：法國有學校沒有？另一個人知道得多些，聳聳肩：學校麼，法國人有的，但人們在學校裏鞭打小孩。他認為這話是有可靠來源的。至於法國一切工人都是非常不幸的，這點更無待說，因為我們還未曾『革命過』。在他們看來，在蘇聯以外盡是黑夜。除了幾個無恥的資本家，一切的人都是在黑暗中掙扎的。

有教育的并很『傑出的』的小姑娘（阿迭克營地祇容納天才的小孩），十分驚異起來，當談到俄國電影，我說『夏伯揚』和『克龍斯塔德』二片在巴黎大受歡迎時候。人們本來告訴他們，一切俄國片子都不準在法國開演的。告訴他們這話的人既然是他們的教師，我便看得很清楚，這些小

姑娘懷疑的，都是我自己的話。法蘭西人這麼愛吹牛啊！

在人們剛向我誇耀的一隻鐵甲艦上（「完完全全在蘇聯製造的，這隻兵艦」）與一羣海軍軍官談話時候，我冒昧地說：我恐怕蘇聯的人知道法國的事情，還沒有法國人知道蘇聯事情那麼清楚。座中起了一陣喃喃聲音，顯然是不以爲然的，說：『真理報對甚麼事情都載得很詳細。』忽然有個人，離開人羣，喊道：『要敘述蘇聯所做的新的，美的和偉大的事業，全世界所有的紙張都還不夠用。』

上面說的阿迭克模範營地，這個培養模範兒童，神童，小才子，小學士的天堂（爲這原故，使我更喜歡得多其他的兒童團營地，那裏雖然樸素些但較少貴族氣），有一個十三歲男孩；他是從德國來的，若是我沒有聽

錯的話，但早已給蘇聯訓練過了；他引導我穿過他所讚美不置的公園。他像背書般說：

「你看：這裏，過去不久甚麼都沒有。……忽然：這個梯子！蘇聯到處都是這樣：昨日甚麼都沒有，明日甚麼都有。你看：那裏，那些工人，他們怎樣做工！而且蘇聯到處都有這類的學校和營地。自然不是完全這裏一樣好的，因為這個阿迭克營地是世界上最無比對的。史太林特別關心這個地方。來到這裏的小孩都是超凡出衆的。你等一會可以聽一個十三歲小孩奏樂，他將是世界上最好的提琴家。他的天才在蘇聯這樣受人看重，人們贈給他一個歷史上有名的提琴，一位舊時很馳名的造琴家所造的提琴。還有這裏：你看這堵牆！有人敢說牠是十天之內築成的麼？」

這小孩底熱情現得這麼誠實，以致我不忍將這堵倉卒築成的牆早已現出的裂縫指給他看。他祇願意看，祇能看，那足以助長他的驕傲的事物；他在興奮中還添加一句說：

「連小孩都要驚異的！」*

這小孩子所說的話（別人教他說的，也許是背熟的），我聽着很有意思，所以當晚就記錄下來，現在詳細寫在這裏。

然而我不願使人信爲我從阿迭克沒有帶來其他的回憶。不錯：這營地

* 這談話之後不久，我就聽到這神童用他的斯特拉狄瓦留斯提琴，彈奏巴顏尼尼處女音樂曲和願諸君一首雜曲；我應當承認，這彈奏是使人毛骨悚然的。

從蘇聯歸來

好極了。一個巧妙地整頓過的斜坡，分做一層層坪地由高而低直達海濱。凡是爲小孩子幸福，衛生，運動，娛樂等所能想像得到的設備，都聚集在并排列在坪地和斜路上面。所有小孩都表現健康，幸福。他們失望得很，

*我同歐根·達比談起這自大心理，他本是個極端謙虛的人，對此有特別深切的感想。他正在重讀死魂靈第二冊，便拿這書給我，指着果戈里一封信中間如下一段要我看看：「我中間好多人，尤其青年人，都過分地誇大了俄國人底優點；他們不去發展這些優點，而祇想拿來誇耀，拿來對歐洲人叫喊：『外國人哪，你們看哪，我們好過你們哪！』——這種驕傲是非常有害的。既激惱別人，又傷害自己。世上最好的行爲，將因自誇而低賤……在我，則與其誇，毋寧暫時的貶興。」——果戈里所痛恨的這個俄國式驕傲，卻受今日的教育所發揮和鼓勵。

當聽到我們說：我們不能留到夜裏；他們已經準備升起傳統的營火，已經在下面花園樹上掛起彩旗，來歡迎我們了。本來準備晚間舉行的各種遊藝，唱歌跳舞等，我要求都在五點鐘以前做完。回去的路程是很遠的，我堅持入夜以前必須回到塞巴斯托普城裏。這事做得很對，因為陪我到那裏旅行的歐珍·達比就在那晚生病了。起初一點看不出來，他能夠完全享受小孩子們爲我們舉行的種種遊藝；尤其那個可愛的達吉斯坦地方小姑娘底跳舞，她叫塔馬爾，我相信她就是蓋滿莫斯科牆壁那些圖畫上史太林抱吻的女孩子。這跳舞底好看和這女孩底美麗是沒有甚麼可說的。「這是蘇聯旅行中最美的紀念之一」，達比對我說；我跟他一樣想。這是他的最後一天幸福日子。

索起底旅館是最娛人的一個，牠的花園是很美的，牠的浴場是很舒適的，但那些沐浴旅客，就要我們承認法國沒有這樣好的浴場。爲禮貌原故，我們忍住，沒有告訴他們；法國有比這好的，有比這好的多的。

不；這裏可欽佩的，却在於這個半豪華的舒適的旅館，是交付民衆使用的，——倘若住在這裏的人不又是特權分子的話。一般說來，最有功績的人得受優待，但有個條件，即他們須是隨聲附和的，須是『在路線之內』；惟有這種人纔享有這個權利。

在索起可欽佩的，却是城市四周無數的休養院，一切都是設備得極好的。所有這些都是爲勞動者而建築的，這是很好的。但就在近旁，人們看

見那些用來建築新戲院的工人時，心裏更覺得不舒服，他們工資很少，居住在卑陋的宿舍裏面。

在索起可欽佩的，却是鄂斯特洛夫斯基。（見附錄）

若是我稱讚索起旅館，那麼對於蘇虎姆附近的西諾卜旅館，我將說甚麼話呢？那是好得多了，而且可以拿來同外國最美的，最好的和最舒適的沐浴旅館相比較。牠的美麗花園是舊時代留下來的，但牠的房屋却是最近才建築的；佈置得巧妙；無論外觀或內部都是最妙的；每個房間都有浴室，都有專用的平臺。傢具是優雅的，烹飪是上等的，是我們在蘇聯嘗過的最好的烹飪之一。西諾卜旅館是塵世間人類覺得最接近於幸福的處所之

一。

旅館旁邊設有一個蘇維埃農場，爲供給旅館食品之用。我讚許其中一個模範的馬廄，一個模範的畜欄，一個模範的豬圈，尤其一個最新式的大雞埕。每隻母雞腳上有一個環子，標着號碼；母雞生蛋期間都有詳細登記；每隻母雞有自己生蛋的小箱子，生蛋時關進裏面去，生過之後才放出來。（我就不懂：這樣小心經營，而我們在旅館吃的蛋都不是最好的。）我再說一點：人們進去這些地方，須將雙腳踏在染有藥水的地氈上使皮鞋消毒。牲畜就在旁邊經過；那是很不好。

人們若是跨過那劃定蘇維埃農場界線的濠溝，便到了一列卑陋的房屋。那裏每四個人合住一間長二米突半寬二米突的房子，每人每月兩個盧

布租金。蘇維埃農場所設飯館，每餐就值二個盧布，這種奢侈，每月祇得七十五盧布工資的人，是享受不到的。他們麵包之外還有一條乾魚，就覺得滿足了。

我並不反對差異工資制；我也同意：這辦法是必需的。但生活條件之差異應有方法補救。我害怕，生活條件差異不惟不減輕，反要加重。我害怕，不久會形成一種滿足的勞工資產階級（當然是保守性的），可以同法國底小資產階級並駕齊驅。

到處我都見到這個預兆。*我們既然不能——可惜！——懷疑；雖然經過革命，好多人底心還是蘊藏着資產階級本能。卑鄙的，享樂的，祇願

從蘇聯歸來

自己不管別人的（因爲人底改造不是可以純然從外面做到的），所以我十分

* 新近禁止墮胎的法律，使得那些工資不夠供養一個家庭的人，恐慌起來。這法律也使得其他的人恐慌起來，但那是由於別的理由的，即：當初不是答應過，這個法律將經過一種全民表決，將徵詢民衆意見，以決定是否公布及施行麼？廣大多數人（或公然或暗中）宣布反對這個法律。人們不理會公衆的意見！這法律還是通過，當時引起幾乎普遍的驚愕。報紙自然祇發表贊成的文章。但我同好多工人作私人談話時候，對這問題，我祇聽到一些畏怯的咒罵，祇見到一種埋怨的無可奈何的表示。這個法律，在某種意義下說，還是公平的。他同答那些很可惋惜的濫行。但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對於更早的另一個法律，禁止同性隱愛的，又作何感想呢？這法律將犯此罪的人都算作反革命者（因爲直至於性的問題，非附和主義也是受法律制裁的），判以五年流刑，若不悔改，仍須判刑。

就憂，看見這類本能，現在在蘇聯給最近幾種決議所間接提倡着，鼓勵着；這類決議在法國獲得使我們驚心的喝采。跟着家庭（當作『社會細胞』），承襲和遺贈之恢復，個人利益和私產之興趣就抬頭起來，壓下同志友誼，均分財物 and 共同生活之需要。并不是人人如此，無疑的；但好多人確是如此。於是人們看見形成了一些社會層，即使不是階級；形成了一種貴族。這裏我說的不是功績上和人格上的貴族，而是會打算盤的附和主義的貴族，他們到下一代就要變成金錢的貴族了。

我的恐懼是誇張了麼？我希望是誇張的。何況，蘇聯過去已對我們表現過；牠是能夠突然轉變的。但我恐怕，爲撲滅今日治理者所誇獎的和鼓勵的這個資產階級化過程，不久就有一個突然轉變之必要，像當初停止新

經濟政策時候那麼劇烈。

看到那些屬於或自認屬於「好的方面」的人，對於「底下人」，之輕蔑或至少漠視，怎能不令人痛心呢？「底下人」，譬如僕役，*小工，男女「日工」，總之：窮人。蘇聯沒有階級了，這我知道。但有窮人。有很多窮人；多得很，我却希望不再看見窮人，或者確切點說：正爲不要再看見窮人，我才到蘇聯去。

還應當說一點：那裏慈善事業以及簡單的布施已經不流行了。* 國家

* 由此反映出來，便是僕役何等詭譎，何等卑躬屈節；我說的不是旅館底僕役，那大多數是極知自尊的，然而對人還是很惡學的，我所說的乃是那些替治理者，替「負責任人」做事的僕役。

負擔這事情。國家負擔了一切，旁人就無需救濟了，這我也知道。由此產生出人與人之間關係上某種冷酷，雖然大家都講同志友誼。自然，這裏不是指同等人的關係而言；但在那對上面說的「底下人」的態度中，自大理却是十分猖獗的。

*

這個小資產階級精神狀態，我怕在那裏漸漸發展起來；在我看來，這是澈底反革命的。

然而我急需添說底下的話：在塞巴斯托普公園裏有個殘廢的孩子，祇能扶着拐杖走路，在遊人坐的長凳前面經過。我長久觀察他，他在求乞。他向二十個人求乞，有十八人給他錢；但無疑，給錢的人，祇是爲他的殘廢的感動的。

從樓梯階來

但在今日蘇聯人們所稱爲『反革命』的，却完全不是這個，甚至却是差不多同這個相反的。

今日人們所視爲『反革命』精神的，正是同一個革命精神，正是當初摧毀半腐朽的帝俄舊制度的那個發酵素。人們喜歡能夠設想，一種洋溢於外的人類愛，至少對於正義的無上需要，充滿了人底心。但是革命一經完成了，勝利了，穩定了，於是就再沒有人理會這個了，於是鼓舞當初革命家的那些感情，現在就成爲障礙物了，有如服務過了的事物一樣。我拿這些感情去比擬人們建築拱門時候所用的支柱，一旦拱門建築好，這些支柱就被丟開了。現在革命勝利了，現在革命穩定下來了，馴服了，妥協了，有些人或者說：聰明了，於是那些還受這革命酵素所鼓舞的人，那些認爲

所有這些一步進一步的退讓都是變節的人，便成了障礙物，便受人鄙蔑，被人消滅。那麼與其玩弄字眼，寧可承認革命精神（甚至乾脆地：批評精神）業已不流行，業已不需要，——不更好些麼？現在人們所要求的，乃是順受，乃是附和主義，乃是讚美蘇聯所行的一切；現在人們所努力去求取的，乃是不使這讚美成爲無可奈何的，而要使之成爲情願的，甚至熱烈的。最使人驚奇的，便是人們居然達到這個目的。他方面，最少的抗議，最少的批評，也要受最嚴重的處罰，而且不久就被壓服下去了。我懷疑：今日在其他的國家，即算在希特勒底德國罷，『精神』能比這裏更少自由，更低頭，更恐懼的（更受恐怖所嚇怕了的）？

從蘇聯歸來

五八

四

在蘇虎姆附近這精煉煤油工廠裏（那裏一切都是設備得很好的，會食堂，工人宿舍，俱樂部；至於工廠本身，我是憑信任稱讚的），我們走近了『壁報』，這依照習慣貼在俱樂部一個大廳裏面。我們沒有工夫讀完所有的文章，但在『紅色救濟』一欄內——原則上，外國新聞都登在這欄內——我們覺得奇異，我們竟找不到一點關於西班牙的提示，而那幾天從西班牙來的消息却是令人憂懼的。我們沒有隱藏我們的有點傷感的驚訝。人們感覺一點輕微的不安。人們感謝我們指出這個缺陷來：以後一定要注意這個

從蘇聯歸來

的。

那天晚上，宴會。照例有無數次舉杯祝賀。當人們爲了全體客人和每個客人底健康都乾杯以後，耶夫·拉斯特站起來，用俄國話提議：大家爲西班牙紅色陣線之勝利乾一杯酒。人們熱烈拍掌，但我們看來，似乎帶有某種程度的拘束；立刻，像回答一般：爲史太林而乾杯。輪到我時候，我舉起我的杯子，恭祝德意志，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國政治犯底健康。人們拍掌，這次則是十分真誠的；人們碰着杯，喝着。以後，立刻又是；爲史太林而乾杯。可見對於受法西斯主義戕害的人，在德國以及其他地方，人們是知道採取何種態度的。至於西班牙底糾紛和鬥爭，那麼一般的和特殊的意見正在等待真理報底訓令，真理報此時尚沒有表示。還未知道應當怎樣

思想以前，人們是不敢冒昧表示意見的。過了幾天以後（我們已經到了塞巴斯托普），這才有一種廣大的同情波浪，從紅場出發，瀰漫於各地方報紙，到處也進行自願的捐輸，以援助政府軍。

在這工廠底辦公處，有一幅象徵的大圖畫很引起我們注目；人們看見：中央，史太林正在說話，政府要人分坐在他的左邊和右邊，正在拍掌。

史太林底肖像到處皆是，他的名字說在各人嘴裏，無論甚麼演說都必帶有稱頌他的話語。尤其在喬其亞，我無論進入甚麼房子，那怕是最貧苦的最卑陋的罷，都看見史太林底肖像掛在牆上，無疑地在從前掛神像的地

位。崇拜麼，愛麼或懼怕麼？我不知道。無論何時何地都見着他。

從底弗里斯到巴敦旅途上，我經過戈里，誕生史太林的小城。我想，在這裏打封電報給他，以答謝蘇聯底接待，那無疑是合禮的，——我們在蘇聯到處受人祝賀，歡迎，待同上賓。我再找不到比這更好的機會了。我叫汽車停在郵局門口，拿出電報稿子。大意這樣說：『在我的美好旅行途中經過戈里時候，我感到懇摯的需要，向你致敬……』但這裏，翻譯的人停住了；我不能這樣說話。這『你』字是不夠的，倘若這『你』字指的是史太林。這不是合禮的。應當添加一點甚麼。當我現出一點驚愕時候，人們就互相商量。人們向我提議添加：『你，勞動者領袖』，或『人民導

師』，或我記不起來的別的甚麼。^{*}我認爲這是荒謬的；我抗議說史太林自己是超出這類脅肩諂笑之上。我爭論沒有用。沒有辦法。人們祇肯在我同意添加這類字句條件之下，接受我的電報。現在既然是翻譯問題，而這翻譯，我自己又不能審查的，我爭得厭倦之後，祇好屈服了，同時卸除了一切責任，并愁苦地想到這類事情將助成在史太林和人民中間劃下一條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鴻溝。我也發現出，我在蘇聯幾次演說，^{*}翻譯時，常有類此的修改，因此我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發表的任何文章，我

^{*}似乎我杜撰出來的，不是麼？不，可惜！請大家不需向我解釋，說這是幾個笨拙的，然而熱心的下級人員所幹的事情。不是的。跟着我們一道，參加這個討論的，還有好多地位頗高的，而且無論如何對於『習慣』都十分熟悉的人物哩！

從蘇聯歸來

都不承認是我的。***就在這裏宣布了。

然而我不願將這類細節上的更改，大部分又是無心的更改，看作含有甚麼惡意；毋寧說是表示幫助他人的願望，這他人不熟悉當地習慣，却極願使得自己言辭和思想不與當地習慣相乖違的。

*

* X給我解釋說，照這裏習慣，我所用的「命運」二字若指的是蘇聯命運，就應當加上一個形容詞。我給予提議加上「光榮的」這個形容詞，X說這是可以得到各方面贊同的。反之，他請求我刪去那加在「君主」頭上的「偉大的」三個字。君主不會是偉大的。（見附錄）

* 人們冒充我的聲口，說：法國青年不瞭解我，不愛我；又說：從今約定，除了給民衆之外，我再不寫作甚麼了！等等。

史太林在定立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計劃時候，表現出那樣聰明，那樣靈活，來一步步地修改他所認為應當修改的事情，——使得人們自問：比這更堅定的恆心是否可能的；這個漸次脫離原初路線，這個離開列寧主義，是否不是必要的；倘若再堅持原初路線下去，是否非要求民衆一種超人的努力不可。無論如何，這裏面總有令人左右爲難之事。若不是史太林使人失望，便是人，便是人類使人失望。人們當初所企圖的，所要的，經過這麼多鬥爭，流過這麼多的血以後所自以爲快要得到的，——這些難道是『超出人力以上的事情麼』？還須等待麼，聽天由命麼，將希望放到更遙遠的未來去麼？以上便是人們在蘇聯苦心焦慮研究的問題。這問題來到你的腦筋裏，已經夠你受的了。

夏希的青年真圖
蘇聯歸來
蘇聯
蘇聯
蘇聯

從蘇聯歸來

六六

經過這麼多月，這麼多年的努力，人們應當有權利自問：他們終於可以抬起一點頭來麼？——額頭從來未曾比這更低屈過的！

*

說是離開了原初理想，——這一點是絕無可置疑的。但人們同時可以懷疑到：當初人們所要的本是不可能的麼？這裏面是傾跌麼？還是恰當地和無可爭論地順應於那些非所逆料的困難？

這個從『神祕』到『政治』的過渡，無可避免地要造成一種『墮落』麼？因為這裏不是理論的問題；這裏人們來到實踐範圍了；應當計及『人事的，純人事的』，應當計及敵人。

史太林底多量決議，最近尤其差不多一切決議，都同德國有關，都由

於懼怕德國而產生出來。家產，私產和遺產之恢復，可由此得到一個有效的解釋；原來是要給蘇維埃公民以一種感情，有個人利益可以保護的感情。但如此，漸漸地，原初的衝動就麻木下來了，消失了，而眼光就停止朝前面看了。人家將告訴我說：這是必要的，緊迫的，因為一個側面攻擊會使得事業場台。但順應又順應，事業就自己衰敗了。

另外一種恐懼，就是「托洛斯基主義」和所謂「反革命精神」。因為有些人不肯將這類妥協設想爲是必要的；所有這些順應，都被他們看作失敗。這個離開原初路線的事實，說是可以解釋的，可以求原諒的，也許；他們眼睛注意的，却是這個事實本身。但今天，人們所要求的，乃是順從精神，乃是附和主義。凡是不肯宣布滿意的人，都要被視爲「托洛斯基主

義者』。如此，人們要自問：列甯有靈，他今日還肯回到這個地球上來麼？……

史太林無論甚麼時候都對的，這話等於說：史太林無論甚麼事情都對的。

人家允許我們『無產階級專政』。我們離那還遠得很。不錯：專政，顯然的；但那是獨夫的專政，而不是無產者共同的專政。不是蘇維埃底專政。這裏不應當抱幻想，應當乾脆承認：這不是人們所要的。再進一步，我們將要說：這恰好是人們所不要的。

在一個國家之中消滅反對黨派，或簡單不讓其發言，不讓其產生，這是非常重大的事情，這要激起恐怖主義的。若是國內一切公民思想都是一致的，這對統治者自然很便利。但在這個貧乏前面，誰還敢談甚麼『文化』呢？沒有對抗力量，『精神』怎能不偏向一方發展呢？所以我想，這是最聰明的事情，去傾聽敵黨底意見，必要時扶持敵黨，一面防止他們做禍害事情：打擊他們，但不消滅他們。消滅反對黨派，——這點，幸而無疑的。史太林並沒有多大成功。

『人類不是簡單的，應當明白此點；一切簡單化，統一化，以及從外部去簡約之企圖，永遠是討厭的，有害的和可笑的。因為

從蘇聯歸來

七〇

亞達里底麻煩事情總是逃脫的以利亞辛；希律底麻煩事情總是逃脫的神聖家庭。』一九一〇年，我寫過這樣的話。*

*見新的託辭第一八九頁。

五

未到蘇聯去以前，我寫過如下的話：

我相信：一個作家底價值是與鼓舞他的革命力量相聯繫的，或者確切點說（因為我沒有那樣糊塗，祇承認左翼作家有藝術價值），是與他的反抗力量相聯繫的。這個力量存在於波秀哀，憂多布里楊，以至今日的克羅德爾，正如存在於莫里哀，服爾泰，雨果及好多其他的人一般。在我們的社會形式當中，一個大作家，一個大藝術家，本質上是反對附和主義的。他反抗

水流前進。這話拿來對但丁說，對塞爾萬提說，對易卜生說，對果戈理說……都是真的。這話拿來對莎士比亞及其同時代作家說，似乎不是真的；約翰·阿丁頓·塞蒙士說得很好：「這時代戲劇作家所以這樣偉大……，乃是因為他們（作家們）生活和寫作完完全全同整個民衆一致的。」* 這話拿來對索福克爾說，無疑不是真的；對荷馬說，也一定不是真的，在我們看來，希臘自身就是假手於荷馬而歌唱。這話或者會不是真的，到了將來，那時……。但正爲這個原故，我們的眼光才帶着這麼憂愁的疑問轉移到蘇聯去呀！革命底勝利，將允許牠的藝術家受着水流所湧動麼？因爲問題提出來：若是轉變過後的社會國家，

奪去了藝術家一切反抗動機，那將成甚麼樣子呢？倘若藝術家祇好讓水流湧去，而無所用其起來逆抗水流，那他將做甚麼事情呢？無疑，在還有鬥爭，而勝利尚未完全得到保證時候，他可以描寫這個鬥爭，而且以戰士資格助成其勝利。但以後……。

我到蘇聯去以前，便是這樣自問。

「你懂得的，」X給我解釋，「羣衆所要求的絕不是這類東西；我們今天所要的也絕不是這類東西。他從前作過一部很傑出的很受歡迎的舞曲（「他」，指的是雪士塔可維契；有些人對我談起他，總是用着這種普通

*Mr. John Addington Symonds—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Wernsd Series.

從蘇聯歸來

七三

談起天才者才用的口氣)。但是倘若民衆看完一部歌舞劇，走出戲院時候，不能哼着劇中的調子，那麼這劇有甚用處呢？（哦，原來如此！可是X——他自己也是個藝術家，而且很有教養的——在說這話以前却祇同我說些其他的伶俐的話。）今天我們所要的，乃是一切的人都能懂的作品，而且要立刻能懂。雷士塔可維契自己若是不明白這點，人家就會用再不去聽他這一辦法，去使他明白的。」

我反對這話，我說：最美的作品，以至於後來變成最通俗的作品，有時起初祇有極少數的人才能賞鑑；我說：貝多芬自己……於是我拿一本書給他，這書我剛帶在身邊：請你讀這段：

「好多年以前，我（這是貝多芬在說話）也在柏林舉行一次音樂

會；我貫註了全神，以爲這次一定有點成功，我希望得到有力的喝采。可是你看：當我把我的最好的靈感都演奏出來時候，

竟連一點歡迎聲音都沒有。」（哥德通信集第一卷第二一八七頁）

X 同意我，認爲一個貝多芬者在蘇聯遭受這樣的失敗，是難得抬頭起來的。

「你看，」他繼續說，「在我們這裏，一個藝術家首先須在路線以內。否則，最美妙的才能也將被視爲「形式主義」的。是的，這個名稱是我們找出來，用以安置於我們所不想看所不想聽的東西頭上的。我們要創立一種新的藝術，同我們這偉大民衆相配稱。今日藝術應該是民衆的，否則不是藝術。」

「如此，你們將驅迫你們的一切藝術家都入於附和主義了，」我對他說：「那些最好的藝術家，不願貶低或僅屈抑他們的藝術的。你們將強之緘默。你們自以爲替文化服務，榮耀牠，保衛牠，但牠將反對你。」

於是他抗議，說我的推論是資產階級式的；說他確然相信：馬克思主義既然在好多其他領域成就了如此偉大的事業，一定也能產生藝術的作品。他添加幾句說：現在所以沒有這新作品產生，乃因人們還重視那些屬於一個完全過去時代的作品。

他愈說下去聲音愈高；他似乎在講演或在誦讀論文。我們談話是在索起旅館底廳堂裏。我離開他，沒有回答他的話。但過了一會，他到我的房間找我，這回低聲說話：

「哦，我懂得的……。但是剛才「人們」聽着我們談話……而且不久我的展覽會就要舉行。」

X是個畫家，他正要展覽他的最近畫成的作品。

*

當我們來到蘇聯時候，那場關於形式主義的大辯論還在餘波未息。我努力去瞭解人們所謂「形式主義」究竟指的甚麼。結果我覺得是這個意義：任何藝術家，若是多注意一點形式，少注意一點內容，便要被人指責爲形式主義。我們得趕緊添加一句：所指的內容，值得去注意的（或確切點說：得受容許的），祇當這內容朝着一定方向時候。藝術作品若是全無傾向，因此全無「意義」（“Sense”——這裏，我是拿字眼做遊戲的*），

從蘇聯轉來

就要被判定爲形式主義的。說實在話，我寫這『形式』和『內容』幾個字時，不能不覺得好笑。但若是看到這個不合理的區分將決定了批評時候，人們毋寧是要哭的。這也許在政治上有用；但你們在這裏就不要談起甚麼文化罷。從批評不能自由行使時候起，文化就處於危殆狀態了。

在蘇聯，一件作品無論如何地美，若不是在路線之內，就要受排斥的。美，被人看作一種資產階級的價值。一個藝術家無論如何天才，若不是在路線之中工作，公衆底注意就要從他轉移開去，或被別人從他引開去：人們所求於藝術家，於作家的，是要他隨聲附和；做到這點以後，其餘一切都可給他了。

*按 *об* 一字，法文有『方向』和『意義』兩個意義——譯者

我在底弗里斯看見一個當代圖畫展覽會；不去說到牠，也許是件慈悲的事情。但總之這些藝術家都達到他們的目的了；這目的就是在感化，說服，求取同意（史太林生活上一些片段用作這些圖畫底主題）。哪，一定的，這些人不是『形式主義者』！不幸的乃是他們再不是甚麼畫家了。他們使得我聯想起亞普羅；這位日神爲替亞默特服務，不得不熄滅一切光線，以此他就做不出一點有價值的事情，——或至少與我們有關的事情。但蘇聯，無論革命前或革命後，在造形藝術方面都沒有甚麼十分可觀的。我們還是談到文學去罷。

『當我年輕時候，』X對我說，『人家介紹我們讀這本那本書，禁止

我們讀這本那本書；我們的注意自然是向着禁止的書的。現時最大的差別，就在於青年人祇讀人家介紹他們去讀的書，甚至不願意去讀其他的東西。」

所以，舉個例說，朶思退也夫斯基今日找不到讀者，而人們不能正確地說：究竟是青年人離開了他，還是別人使得青年人離開了他；——好多人底頭腦都是經過調練的。

「精神」若是應當回答一個口號，那牠至少會感覺到牠是不自由的。但牠若是被調練成這個樣子，使得牠再不等待甚麼口號而去回答，那牠就連自己已被奴役的意識也喪失了。我相信，人們倘若告訴蘇維埃青年，說他們思想不自由，那他們是要十分驚奇并提出抗議

的。

某種事物底價值，往往祇當我們失却這事物之後，我們才認識到；因此，遊過一次蘇聯（或遊過一次德國，那是不待說的），就可以使得我們估計到我們在法國還能享受的那個無可估計的思想自由價值，——可是時常給我們濫用了。

在列寧格拉，人們請我準備一篇小演說，在文學家和大學生底一個集會上說。我到蘇聯那時還祇八天，正在入境間禁時候。所以我把演說稿子拿給X和Y審查。人們立刻就給我暗示：這篇稿子是不在路線之內的，而我預備要說的話是不合時宜的。果真如此！以後我自己都明白了。總之，這篇演說，我是沒有機會去宣讀。下面就是：

從蘇聯歸來

「人們時常問我關於蘇聯現在文學的意見。我要解釋，爲甚麼我一向拒絕表示我的意見。這樣，同時又可以允許我修訂高爾基下葬日我在紅場演說中某一點。我在那裏談起了蘇維埃共和國勝利所提出的「新問題」，我說：將這些問題提出於歷史并供我們考慮，這絕不是蘇聯底最小光榮之一。對於我，文化底未來既然密切聯繫於這些問題之解決，那麼再談到那上頭來，并加以若干修訂，這不會是沒有用的。」

.....

大多數人，甚至最好分子所組成的，從來不會欣賞一個作品中那些新穎的，潛能的，使人惶惑的東西，他們祇欣賞那些他們

早能認識的東西，換一句話說：平凡的東西。正如有資產階級性的平凡，也有革命性的平凡。應當明白這點。應當知道：一個藝術作品底深刻價值及其傳世理由，並不是其中用來附和某種學說的東西（卽算這學說是最健全的，最好的罷），而是其中提出新疑問并預告未來疑問的東西，而是回答那還未曾提出的問題的東西。我很害怕：好多作品，現在是因爲含有一種純粹馬克思主義精神而得到成功的，不久之後或將在那些將要來的人鼻子面前發出一種難忍的病床臭味；我相信：最有價值的作品將唯一的是那能夠排除這類顧慮的作品。自從革命勝利了，安定了和凝固了以來，藝術便遭遇到一種可怕的危險，幾

乎同受法西斯主義最殘暴壓迫的那麼重大的危險：卽是一種正統底危險。藝術屈服於正統，藝術就完了，那怕這正統是最健全的學說。藝術沉落於附和主義之內。勝利的革命所能貢獻和所當貢獻於藝術家的，首先是自由。沒有自由，藝術就喪失了意義和價值。

瓦爾特·魏特曼爲林肯總統之死寫了一篇最美的詩歌，他的最美的詩歌之一。但這篇自由詩若是被迫而寫的，魏特曼若是奉了命令及附和一種已定的經典，則這篇哀歌將失去牠的德性，牠的美；或寧可說：魏特曼將不會去寫牠。

既然大多數人底稱許，喝采，歡迎和擁護，自然趨向於那爲

羣衆所能立刻接受和賞鑑的東西，卽附和主義，那麼我就就憂地自問：今日光榮的蘇聯之中，會沒有一個波德萊，一個濟慈或一個樂勃，沒沒無聞地生活着，掙扎着，正由於他的價值，而不能引起人注意麼？然而我關心的却是這類的人，因為明天成爲最偉大的，正是當初受人輕視的這些樂勃，這些濟慈，這些波德萊，甚至這些斯丹達爾啊！」*

*「但是，」他們將說，「那些濟慈，那些波德萊，那些樂勃，甚至那些斯丹達爾！今天同我們有甚麼相干呢？在我們眼中看來，那些人處價值祇在於反映垂死的和腐朽的社會那一點，他們就是這社會底悲慘的產物。若是他們不能產生在今天新社會裏面，那是他們的不幸，而是我們的大幸的，我們沒有甚麼可以從他們以及他們一流的人學習

從蘇聯歸來

的。今天能夠教育我們的作家，乃是完全順應於這新社會形式的人；凡是阻害上面那些人的，反而可以激勵我們這類的作家。他們是稱讚，慶賀和喝采的。」

「如此說來，我恰好相信：這些喝采家底著作是很少價值的；為發展自己的文化，民衆去讀他們，並沒有甚麼用處。為發展文化，最好的，乃是那些促人反省的東西。至於所謂鏡子文學，即那祇限於反映（一個社會，一個事變，一個時代）的文學，那我已經說過我的意見了。自己照鏡（和自己讚美）也許是一個很稚幼的社會底頭一個關心事情，但如果這個最初的關心變成了唯一的，最後的關心，那就未免太可惋惜的了。」

六

塞巴斯托普，我的旅程底最後階段。蘇聯無疑有比這更有趣或更美的城市，但沒有比這使我如此留戀的。這裏比蘇虎姆或索起較少準備些，較少選擇些，我在這裏重新找到整個俄國社會，俄國生活，連同牠的缺點，牠的劣跡，牠的痛苦（可惜！），在牠的勝利，牠的成績旁邊，——這成績使得人或允許人得到更多的幸福。隨着日子變化，光明減淡黑暗，或者反之加濃黑暗。但正如看到最光明的東西一樣，在這裏，我也能夠看到最黑暗的東西；一切都使得我——有時痛苦地——留戀於這個地方，這個聯

合的民衆，這個新水土，牠扶助未來，意外事情也能夠在牠這裏爆發出來。……我所離開的，就是如此模樣的國度。

但已經有一種前所未知的煩惱，窘迫着我了：回到巴黎之後，我怎樣說才好呢？怎樣回答我所預感的問題呢？人們一定等待我的一貫的判斷。怎樣解釋，我在蘇聯，一時這麼熱，一時又這麼冷呢（精神上的）？重新宣布我的愛時候，難道應當隱匿我的異議麼？應當稱讚一切而以此扯謊麼？不。我很明白：若是我這樣做，我反將貽害蘇聯自身，同時也貽害牠在我們心目中所代表的事業。但若把這二者聯繫得太過於密切，以至於將我們在蘇聯所惋惜的事情硬派那個事業去負責，——那也是一種很嚴重的

錯誤。

近來，蘇聯給予西班牙援助這事，對我們表明：蘇聯還能夠重新振作起來的。

蘇聯還沒有終止來教訓我們并使我們驚奇。

從蘇聯歸來

九〇

附

錄

高爾基下葬時在莫斯科紅場的演說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

馬克沁·高爾基之死，不僅使得蘇維埃諸國悲傷，全世界也是如此。由高爾基傳達給我們的俄羅斯民衆底大聲疾呼，已在最遙遠的國土獲得了應聲。所以今天，我不僅表示我個人底悲哀，而且表示法國文學界以及歐洲乃至全世界文化界底悲哀。

文化，好久以來就是某一特權階級底御用品了。要學習智識，先須有閒暇；先須有一個階級勞苦工作，然後極少數人纔能享用生活，求取智識；文化，文學和藝術底花園，仍然是私有財產，唯一能夠享受的，并不

從蘇聯歸來

是最聰明的人，最能幹的人，而是那些從幼年起便豐衣足食的人。人們無疑可以看出智慧并非必然伴隨財富而來的；在法國文學史中，莫里哀，狄德羅，盧梭，都是平民子弟出身，但他們的讀者仍是那些閒暇的人。

當十月大革命激發俄國極下層羣衆起來時候，西方的人就說，甚至相信：這個從底下掀起的大風浪將淹沒了文化。文化停止成爲一種特權時候，豈非遭遇傾覆危險了麼？

正爲回答這個問題，所以各國作家在一種緊迫使命底感情中團結起來：不錯，文化遭遇危險了，但這危險并非從革命的和解放的勢力方面而來，而是從那企圖壓服并擊破這個勢力，而把精神蒙蔽起來的黨派方面而來。危害文化的，乃是法西斯主義，乃是狹義的，人爲的民族主義，這個主

義與真實的愛國主義，與那對自己國土的深切的愛，是沒有相同之點的。危害文化的乃是戰爭，而那種傳播仇恨的民族主義必然不可避免地要造成戰爭。

我本來應當到現在倫敦開會的「國際保衛文化大會」當主席去的。關於高爾基健康的令人不快的消息，迫得我匆忙趕到莫斯科來。在這飽經光榮的或悲慘的事變的紅場上，在這千萬人目光所注視的列甯墳墓前面，我以那在倫敦集會的作家名義和我自己名義，高聲宣布：擁護，保衛並重新榮耀文化之使命和責任，現在落到國際革命偉大勢力肩上了。文化底命運，在我們精神中，是與蘇聯本身命運相聯繫的。我們擁護蘇聯。

譬如各民族特別利益之上，有一個共同大需要將各國無產階級溝通起

來；同樣，在各個民族文學之上，也開展一種文化，由各國特殊文學中真正活的和人類的東西所構成的文化：「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是社會主義的，」史太林這樣說。

我時常說，一個作家愈有特異性，則愈能引起普通的興起，因為他表現最個人性的事物，由此就表現最人類性的事物。俄國作家沒有一個比馬克沁·高爾基更帶俄國人性的。俄國作家沒有一個人說的話，比高爾基更受全世界底人所傾聽。

昨天，我參加民衆底隊伍，在高爾基靈柩面前經過。這無數女人，小孩及種種色色勞動者，是我百觀不厭的；馬克沁·高爾基就是他們的代理人和朋友。我含着憂愁，想到，這些羣衆若在蘇聯以外其他國家，是不許

來到這個大廳的；恰是他們，要在文化花園面前碰到一面可怕的牌子，寫着：『私人產業，閑人免進』。我的眼睛充滿了淚珠，當我想到，在他們看來是那麽自然的事情，而在我，西方人看來，却是那麽奇異的時候。

我想，在蘇聯一定有了十分驚人的新事業。自今以前，世界一切國家中，凡是有價值的作家，或多或少，幾乎都是一個革命者，一個戰士，或是有意識的，或是非意識的，或是公然的，或是暗中的，他都爲反對某件事情而思想而寫作。他安置一種反抗的叛逆的酵素到人的精神和心裏面去。法官，政府，權威和傳統，若是稍有遠見的，一定毫不遲疑地把他看作敵人。

現在。在蘇聯，却破天荒第一次提出完全不同的問題：卽一個革命作

家再不是一個反抗的人了。* 恰好相反，他適合大多數人底願望，全民衆底願望，尤其可讚許的就是適合民衆領導者底願望。這問題底消滅或轉變，起初使得人頭腦暈眩。但這一點將不是蘇聯及其繼續震動我們舊世界的奇妙事業底最小光榮之一，即是：在新的天堂中，連同新的星宿，興起聞所未聞的新的問題。

馬克沁·高爾基有這個奇特的和光榮的命運，即他把這新世界同過去時代聯繫起來，并同將來時代聯繫起來。他認識了前日的壓迫和昨日的悲壯的鬪爭，他也曾強有力地助成了今日的和而榮耀的勝利。他把他的聲音借給那些還不能自己發言的人，和那些因爲他而從此能自己發言的人。

*這裏我說錯了，可惜不久，我就承認這個錯誤。

從今以後，高爾基屬於歷史的了。他在最偉大的人物中間找到他的位置。

從蘇聯歸來

九七

高爾基下葬時在莫斯科紅場的演說

九八

對莫斯科學生的演說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諸位同志，蘇維埃青年底代表人！我願意你們明白，爲甚麼，站在你們中間，我的感情是如此激動。爲這原故，我須得對你們談一談我自己。你們表示給我的同情，使得我非如此做不可。這個同情，我相信，我配得領受一點的。我想，我這樣想和這樣說，并非過於自誇。我說我配得，乃是因爲我曉得等待你們。我等待好久了，但帶着信任心，帶着這個確信，認爲總有一天你們會來的。現在你們果真在這兒了，你們的歡迎多多補償了我當初所遭遇的長期冷靜，寂寞和不被人瞭解的生活。確然不錯，我是

從蘇聯歸來

把你們的同情當作真實的補償的。

當共同雜誌，由路易·阿拉恭同志底倡議和主持在巴黎創辦時候，曾向法國每個作家徵求意見：你爲甚麼人寫作？我沒有回答這個徵求，我也向阿拉恭解釋過我爲甚麼不回答。我所能夠說的話，却屬真理，雖有自誇嫌疑，就是說：我永遠是爲那些將要到來的人寫作的。

喝采不喝采，我都不在乎；當時喝采祇能從資產階級方面來的，——我是這個階級出身，而且，不錯，現在還是這個階級一分子，但我異常鄙視牠，恰好因爲我對牠認識得很清楚，而且我覺得，我身上所有的好的方面都是起來反對牠。我的身體既然不健康，不敢希望活得長久，於是也甘心未及見成功卽離開塵世。我情願將自己看作一個身後成名的作家，像我

欣羨其純粹光榮的那些人一樣，他們死時幾乎是無名的，他們祇爲未來而寫作，譬如斯丹達爾，波德萊，濟慈和樂勃。我時常對自己說：我的著作底對象此時還未誕生哩！我也有一種痛苦的然而足以自勵的感想，卽我是在沙漠中說話。在沙漠中說話，說得很好，因爲沒有迴聲來妨害你的語調，因爲不必顧慮自己的話底反響，除了誠實之外甚麼都不管。這裏應當指出一點，卽當公衆底趣味是矯揉造作的時候，當慣習壓服了真理時候，誠實反而被人看作是矯揉造作。是的，我被人看作了一個矯揉造作的作家。人們用不讀我的著作的手段，來使我覺到這點。

我上面列舉的偉大作家都是我最欽佩的，他們的榜樣安定我的心。我甘心在生時沒有看見一點成功，而堅決相信未來會報償我的。同別人保存

成績單一樣，我保存着我的地糧一書銷售清單。在二十個年頭內（從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七年），剛剛售去了五百本。這本書沒有受公衆和批評家所注意。沒有一篇論文批評牠；或者確切點說，祇發表了二篇論文，朋友寫的。我說以上的話，是爲着這本書後來非常的成功以及牠對於今日青年一輩的影響而說的。

這不僅是我的地糧底歷史。一般說來，我的每本著作底初期失敗，恰是與其價值和新穎成正比例的。

我不願由此得到一條荒謬的結論，以爲惟有平凡的書才能希望得到立時的勝利。不是。這絕不是我的思想。我不過要說：一本著作，一件藝術品，牠的深刻的價值并非都是立刻可以認識出來的。同樣，藝術作品并非

僅以現在爲對象。真正有價值的作品，乃是一些『報知』，須待稍遲方能瞭解的；那些唯一的完全地祇適應於立時需要的著作，不久就有成爲全無價值的危險。

新俄羅斯底青年人啊！你們現在懂得爲甚麼我這樣歡喜將我的地權呈獻給你們了。因爲未來寄託在你們身上。未來不是由外而來的；未來是在你們裏面。而且不僅是蘇聯底未來如此；因爲其餘世界底命運將依賴於蘇聯底未來。未來，——就是你們這些製造未來的人。

注意啊，小心啊！你們負有重大的責任。你們前一輩同志慷慨犧牲他們的血汗而獲得勝利，你們可不要休息在這個勝利上面。天上一堆烏雲給他們排開了，這烏雲現時還使世界好多國家黯然無光。你們不要袖手旁觀

啊，不要忘記，我們的目光，從西方，充滿了愛，期待和廣大的希望，緊地釘住在你們身上。

對列寧格拉文學家的演說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日——

列寧格拉底魔力，美和陳蹟，立刻就迷住我了。固然，莫斯科對於我的心和我的精神有極大的意義，而蘇聯底（光榮的）未來也強有力地在那裏刻劃着。但在莫斯科，我沒有觸起其他的歷史紀念，除了拿破倫底征服，這個徒然的努力接着就是大失敗；至於在列寧格拉，則好多建築物都使得我回憶俄國和法國間最親切的和最豐饒的精神交際。這些過去時代交

人家暗示我，說這裏須添加「光榮的」這個形容詞。

從蘇聯歸來

際，這個精神上競賽，我很喜歡得認為是當時文化所能做到的最寬宏的最普及的最新穎的和最勇敢的事業，一種預告，一種準備，一種非意識的約言；是的，預約着我們今日革命的國際主義所應當實現的東西。

但有一點須得指出的，即是過去交際始終是個人的，是偉大精神對（偉大*）君主的交際，是偉大精神相互間的交際。至於今天建立的而為我們所從事的交際，則是深刻得多了；今天的交際乃是出於民衆底本意，而且將種種式式智識者和勞動者冶為一爐，這却是自今以前從未見過的。所以我不是以我自己名義說話的；我向你們重述我對於蘇聯的愛時，也是表示法國廣大勞動羣衆底感情。

*人們請我刪去「偉大」二字，因為這是不適宜於形容「君主」的。

倘若我和我的同伴來到你們中間，同時也帶來精神交際底新的可能性，那我是全心愉快的。我永遠反對甚麼種族底界限。有些民族主義者以爲這界限是不可跨越的，是永遠阻止不同民族間相互瞭解，使得他們精神不能溝通，使得這個民族精神不能進入那個民族精神的。這裏，我很喜歡對你們說：自從我的青年時代以來，對於當時人們所指爲斯拉夫靈魂底不可瞭解的神祕，我就特別親愛地嚮往了，以至我覺得我同你們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家互相關切溝通起來：果戈里，屠格涅夫，朶思退也夫斯基，托爾斯泰，以後，梭羅古勃，斯赤德令，柴霍甫，高爾基，——祇舉出死去的人來說罷。我讀他們的著作作用的何等的熱情，我可以說：用的何等的感激，因爲他們除了最特異的藝術之外，還贈給我以最驚人的啓示，關於一

般人類以及我自身；他們開發他國文學所不會涉足的靈魂區域，而且用着細膩，強力以及愛底範圍以內的坦白，一下子便佔據了靈魂底最深處，一面是最特殊的，一面又是最人性的。我盡我的力量，不斷地使法國人去認識，去愛過去俄羅斯文學以及當今蘇聯文學。我們時常知道得很少，而且從這民族到那民族，我們也能犯着嚴重錯誤和很可惋惜的疏忽；但我們的要求知心是很熱烈的，同着彼爾·赫巴和我一道來的其他同志，耶夫·拉斯特，雪夫靈，達比和季友，也是如此；其中有二個是黨員。他們同我一樣，都預祝這次蘇聯旅行能使我们更加明瞭，并允許我們在我們回去之後使得法國民衆更加明瞭，——他們對於蘇聯所應給予我們舊世界的新禮物的，是非常渴想知道的，你們在這裏所給我們表示的同情，鼓勵了我。我

喜歡以那還留在法國的好多人底名義敬向你們表示我們的親切的感激。

從蘇聯歸來

一〇九

對列奧格·拉文學家的演說

反宗教鬥爭

我沒有看過莫斯科底反宗教博物館；但我看過列甯格拉底，那是在聖以撒大教堂之內，這教堂底金頂閃爍在城市之上，十分好看。大教堂底外觀是很美的，內部則醜惡不堪。現還保存着的大幅宗教畫，足夠引人去咒罵上帝：這些圖畫確是很醜陋的。博物館本身却遠不像我所害怕的那麼胡鬧。這裏問題乃在拿科學去對抗宗教神話。那些精神上懶惰的人，若是看了各種光學儀器，天文學，博物學，解剖學，統計學等圖表，還不明白，則另外有若干指導員，在旁邊幫助解釋。這還是得當的，不太使人難堪。

這是瑞可侶式的和佛拉馬利翁式的，而不是雷奧·達克西式的。譬如教士就要受一番打擊。但在那以前幾天，我却在列甯格拉附近到彼得霍夫去的路，遇着一位教士，一位真正的教士。祇看他的外貌，就已經比參觀蘇聯一切反宗教博物館都更有效果了。我不想去描寫他。怪模怪樣的，卑鄙的，可笑的，他似乎是布爾塞維克主義所發明的一個稻草人，用來嚇走鄉村底宗教感情的。

反之，在我們到達某地以前不久，我們去拜訪的那個很美的教堂中，那個守護教堂底修士底可讚歎的而貌，都是我所不能忘記的。他的行步何等尊重，他的容采何等高貴，他表現何等愁苦的無可奈何的傲氣！他沒有對我們說一句話，做一個手勢，也沒有交換過一次眼光。我一面觀察他，

沒有讓他知覺，一面就想到福音書上的“*fratres autem*”，波秀哀就從那裏得到一種雄辯底動力的。

塞巴斯托普附近那個古物博物館，也是設在一個教堂之內的。^{*}裏面壁畫還保存着，無疑是爲着畫得驚人地醜陋而保存的。旁邊附有解釋的短句。在一幅基督肖像之下，寫着：「傳說中人物，實無其人。」

蘇聯在這個反宗教戰爭中所取的方法，我頗疑其不巧妙。馬克思主義者，在這裏，頗可以一味信賴歷史，頗可以一面否認基督底神性，甚至基

^{*}在索起附近也有這樣一個教堂，我們曾在其中看見一次跳舞。在正祭台，一對一對舞侶，隨着音樂，在跳狐步舞或探戈舞。

潛底存在，排棄教會底教條，拆穿啓示，一面純從人道上和批評上看視一種教訓，這教訓當初曾給世界以一種新的希望和非常的革命酵素。頗可以說：教會本身如何背叛了這個教訓，福音書這個解放學說又如何被人利用去做惡事，而且教會朋比爲奸。無論如何，總比不理，比否定，更好些的。人們不能使得當初沒有這個東西。現在，在這問題上，人們將蘇聯民衆維持於無知之中，使之沒有批評的防衛，沒有抗毒素，以抵禦一種時刻使人擔憂的神祕主義瘟疫。

不僅如此。我的批評是先從最狹隘方面說的，從實踐說的。對於福音及由彼而來的一切事物之無知和否定，不能不很可悲慘地使人類，文化，陷於貧困。我不願意人家猜疑我，並從此嗅出一種原始教育和信念底臭

味。我對於希臘神話也是這樣說的，我相信神話也是一種深刻的常備的教訓。我以為：去信仰神話，乃是不合理的；但不承認其中所含的真理，而以為可以含笑聳肩棄之不顧，那也是不合理的。至於說宗教能妨害精神發展，能印入皺紋於思想之中，那我早知道；我並以為最好當使新人解除這一切。我也承認：迷信，由於教士幫助，在鄉村以至於到處（我訪過從前皇后所住的房子），養成一種可怕的道德上污垢；我也懂得人們感到需要，一下子把這一切都傾潑出去；然而……。德國人有一句極好的成語，法文裏而我找不到相當的，這成語可以表示我的帶有點不愉快的意思，即說：「人們將小孩子和洗浴水一齊傾潑了。」這是沒有判別和過分匆忙之效果。也許這洗浴水是骯髒的，發臭的；我也不難同意這話；甚至於骯髒

到了連小孩都顧不得的程度；人們沒有檢查，就一下都傾潑了。

現在我聽人說，爲了順應精神，爲了寬容，人們重新鑄鐘給教堂用；於是我非常害怕，我怕這是一個出發點，從此浴盆將重新裝滿髒水，……而小孩子不見了。

鄂斯特洛夫斯基

我祇有用最深切的敬意，才敢說起鄂斯特洛夫斯基。我們若不是在蘇聯的話，我就可以說：那是一位聖者。宗教並未會養成比他更好的人物。這就是證據，證明宗教並不是養成這人物的唯一的力量。一種熱烈的信心已經夠了，並無需希望未來的報償，無需其他的報償，除了履行一種艱苦使命以後的這個滿足心。

由於一件事情，鄂斯特洛夫斯基眼睛變瞎了，而且完全瘋癱了。似乎他的靈魂，因為失却了同外界接觸的差不多一切的機會，找不到地基來擴

展，祇好向高度方面去發揮了。

我們包圍在他的床邊，他好久未曾離開這張床。我坐在他的床頭上，伸手給他，他抓着，我應當說：他搶着我的手，像搶着一條聯繫生命的帶子一般；在我的訪問的整個鐘頭之內，他的瘦削的指頭不停地撫摸我的指頭，互相糾纏着，並將一種使人顫慄的同情傳達給我。

鄂斯特洛夫斯基不能看了，但他說，他聽，他聽。他的思想這樣活躍和緊張，沒有什麼事情能使得他分心。除了有時肉體痛苦以外。但他並不訴苦。他的消瘦了的美容，不管這個慢性的死亡痛苦，仍然能夠現出微笑。他居住的房間是光亮的。花園裏，鳥語花香，從開啓的窗戶進到房內來。這裏是何等的平靜！他的母親，他的妹妹，他的朋友以及訪問他的人

都悄聲靜氣地坐在離床不遠的地方；有幾個人記錄他的說話。我告訴鄂斯特洛夫斯基，我看見他這樣堅定，我自己也異常振作起來。但這個讚語似乎使他惶恐不安：應該讚美的是蘇聯，是這業已完成的巨大的努力；他祇關心這個，而不關心他自己。我有三次向他告別，怕他疲乏，因為我不能設想有如此堅定的熱情。可是他求我再留一會兒，人們覺到他是需要說話的，我們走了以後，他還是要繼續說話。對於他，說話就是寫作，就是叫人記錄起來。所以他還能夠寫（叫別人記錄）這本書，*來講述他的生平。他對我說，他現在正在著另一本書。從早晨到晚上，甚至到深夜，他都在工作。他不斷地口說，人們記錄下來。

*按指鄂斯特洛夫斯基的鋼是愈煉煉成的一書。——譯者

從蘇聯歸來

我終於立起來要走了。他請我吻他。當我的嘴唇放在他的額上去時候，我幾乎忍不住我的眼淚；我忽然覺得，我好久以來就已認識他了，現在離別而去的乃是我的一個老友；我又覺得，這是他離開我們，而我是向一個臨終的人告別的……但是，人們對我說，好幾月以來，他就是這樣子一息僅存了，惟有熱情在這孱弱不堪的軀體中，維持住了這個將近熄滅的火焰。

一個集體農場

如此，每日工資是十六盧布五十哥比。這並不算多。但集體農場底大隊長，——我的夥伴洗浴去時（因為這個農場正在海濱），我同他談了很久的話，——給我解釋說：這裏所說的『勞動日』乃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名稱，一個好的工人一天能夠得到二『日』甚至三『日』的工資的。*他拿各人底摺子和帳單給我看，所有這些單據都經過他的手。那上面不僅記着勞動底量，而且記着勞動底質。那些分隊長報告他這類材料，他根據這些報告

*一個『勞動日』細分為十等分來計算。

造成支付工資的單據。這個需要一種頗爲複雜的簿記法，而他也承認：他有點担負不了；但他還是很滿意的，因爲從年初一起（我們談話那日是八月三日），他個人已經積下相當於三百個『勞動日』的錢了。這大隊長管轄五十六人，他和這些人中間還有幾個分隊長。如此便成爲一種等級制；但每『日』工資單位，大家都是一樣的。此外，做了集體農場工作之後，各人又可以耕種各自的園圃，而享受其出產物。

這個工作就沒有固定的和規定的鐘點：每個人沒有緊迫事情，甚麼時候愛去做，就去做。

這就使得我提出一個問題：其中沒有人供給的勞動較少『勞動日』本位麼？可是沒有，沒有發生這種事情；——人們回答我。無疑地，這個

『勞動日』不是平均的勞動日，而是容易做的一種最低限度。此外，過分懶惰的人將很快被排除出集體農場以外，而集體農場是有很大利益，大家都爭着加進去，成爲其中一分子。但沒有用：集體農場人數是有限制的。

這種享有特權的集體農場成員，每月大約能得六百盧布。熟練工人有時所得還多些。至於佔極大多數的不熟練工人，則每日工資自五盧布至六盧布。^{*}簡單的小工所得還更少些。

國家似乎能夠多給他們一點工資。但若付之消費的糧食數量不增加的

*我應當指出：在理論上，一個盧布值法國三個佛郎，換言之，外國人到蘇聯時，須用三個佛郎去買一個盧布票。但盧布底購買力并不超出佛郎以上。此外，好多食糧，尤其最必須的（雞蛋，牛奶，肉，奶油等）價格還更昂貴。至於衣服……。

從蘇聯歸來

話，則工資提高適足造成物價騰貴。至少人們是這樣反對着。

目前，工資差異，期望能提高工人底技藝。小工是數量很多的，所欠缺的是專家，是勞動幹部。人們努力一切，來養成這類人才；在蘇聯最足令我欽佩的，也許就是教育制度這一點，現在差不多到處，教育手段早已爲最卑微的勞動者所能享受，允許他們（正爲他們而設的）得提高地位，離棄原來的無能狀態。

波爾塞伏

我遊過波爾塞伏城。這城起初是個鄉村，大約六年前由於高爾基的倡議，忽然生長出來，現在是一個頗爲重要的城了。

這城有一個特別之點，卽是一切居民都是舊時的罪犯，小偷，兇手等等。這城底成立和組織，受了如下一種觀念所支配，就是說：罪犯乃是被害者，乃是迷途的人，再經一次合理的教育是可以變爲良善的蘇維埃公民的。波爾塞伏城證明了這個觀念。這城繁榮起來，城裏設立工廠，這些工廠不久就變成模範的工廠。

從蘇聯歸來

波爾塞伏城一切居民，改過從善了的，除了自己組織的以外，沒有別的政治機關；他們從此都是熱心的勞動者，守秩序，安靜，特別尊重善良風俗，又渴慕智識。所以一切方法和手段，都交付他們使用。使我欽佩的，不僅是他們的工廠，還有他們的開會場所，他們的俱樂部，他們的圖書館，他們的一切設備，這些確是不能再好的了。人們在這些過去罪犯的面貌上，態度和談吐上都找不到他們過去生活的一點痕跡，再沒有比這城的遊歷更富於教訓，更能安慰而鼓勵人的了。這次遊歷足以使人想到：一切犯罪都不當歸究於犯罪的人，而應歸究於推動他去犯罪的社會。人們邀請他們中間這人和那人，來說話，來懺悔過去的犯罪行為，來敘述他們怎樣改過的，又怎樣認識到新制度底好處，以及順從新制度之後個人如何滿

足。這事使我很奇異地連想到二年前在杜恩地方開「牛津運動」大集會時我聽到的一些富於教訓的懺悔。「我是罪人和不幸者；我做了惡事；但現在我明白了；我得救了；我是幸福的。」所有這些都有點粗笨，有點單調，使得心理學家渴欲知道得更詳細些。但這仍無害於波爾塞伏城成爲蘇維埃新國足以自豪的一些最非常的成功之一。我不曉得，在別的國家，人類是不是這樣容易被擺布的。

波附塞伏

三三八

流浪兒

我希望不要再看見流浪兒了。在塞巴斯托普，有好多的流浪兒。人們對我說：在奧德薩還更多些。這些流浪兒，並不是同革命初年的一樣。現在的流浪兒，他們的父母也許還活着，他們是從誕生的鄉村逃出來，一部分由於冒險的志願，但大部分則由於他們想像不到；別處也是那麼困苦和飢荒，同他們家裏一樣。有些孩子還不滿十歲。這是容易從普通孩子分別出來的，因為流浪兒總穿得多些（我不說穿得好些）。這點不難解釋：他們所有一切都帶在身上了。普通的孩子時常祇穿一件簡單的游泳短

褲（我們在那裏時正是夏天，天氣十分炎熱），他們裸體赤足在街上行走；我們不要以為他們都是窮苦的；他們剛洗了海水浴出來，或者還要再去洗浴。他們都有一個家，可以安放其他的衣服，下雨天的和冬天的衣服。至於流浪兒，那是沒有住所的。除了游泳短褲以外，他們通常還穿一件破爛的上衣。

這些流浪兒怎麼樣生活呢？我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們祇要有辦法買得一塊麵包，他們就買來吃了。雖然如此，大多數還是快樂的，但是有些孩子則奄奄欲斃了。我們同好幾個流浪兒談過話，得到他們的信任。他們終於引我們去看他們睡覺的地方，每逢天氣不好不能露天睡覺時，他們就躲到那裏去的。那就是列甯雕像所在廣場附近俯臨海岸碼頭

的拱廊底下。當人們從岸上走下海去時候，左邊，拱廊凹下處有個木門，不是向內推的，是向外拉的。有一天早晨，行人稀少時候，我就拉過那個門；我怕人多時洩露了他們的巢穴，害得他們另找地方。我看見一個洞，同眠床一般大小，除這木門之外沒有別的門窗；裏面一個餓癯的小人，好像一隻貓，蜷曲在一個麻布口袋上面睡着。我仍舊關起那門，不願攪擾他的安眠。

一天早晨，我們認識的那些流浪兒都不見了（他們平時都在大公園近旁流蕩的）。以後，我們尋到了一個，他告訴我，警察搜捕他們，別的人通通被關起來了。我的同伴中有二人也看見這次搜捕。警察回答他們的詢問說：這些流浪兒都要送到一個政府機關去收養的。可是，第二天，那些

孩子又通通在那兒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們不要我們！」那些孩子說。也許是他們受不起一點紀律的束縛麼？他們又逃出來了麼？但警察再捕他們，是很容易的。似乎他們應當覺得幸福，能夠離棄這貧困的生活。難道他們寧願享受自由，過這貧困生活，而不要人們獻給他們的豐衣食生活麼？

我看見一個極小孩子，剛有八歲罷，給兩個便衣警察拉着走。警察須得二個人拉他，因為這小孩掙扎着，像一隻野兔。他哭着，喊着，跳着，又要用牙齒咬人。過了一點鐘之後，我在同一個地方經過，又看到那個小孩，已經安靜下來了。他坐在人行道上，此時祇剩下一個警察，站在他的旁邊，同他說話。小孩子並不想逃跑。他對那警察微笑。一輛大車經過，

在那裏停下來，警察幫助小孩子上去。送到那裏去呢？我不知道。我敘述這件瑣細事情，爲的是在蘇聯像這警察對這孩子的熱情，能感動我的心的，並不多見：他的和悅的說服聲口（我極願懂得這人對小孩所說的話），他的微笑表現出來的熱情，他抱持小孩上車時那種愛撫的溫柔情感……。

我想起了朵思退也夫斯基底農奴馬萊。^{*}爲的要看看這個情景，是值得到蘇聯走一趟的。

^{*}是朵思退也夫斯基一個作家底筆記。

鏡
眞
兒

一三四



0.32

佩文齋人女書信

廿六年五月七日

#7
279124

279124

